

THE NEW AGE OF ASIA



第一卷 第三期

對日和會召開問題

方秋葦

論日本鋼鐵工業

王進明

蘆田內閣的展望

趙南柔

動盪不安的日本政局(東京通訊)

日本民主黨往何處去?(東京通訊)

半封建的土地制度是日本

董憲章

日本本土
地改革
問題

日本的
土地
改革

潘世

經濟問題的真正癥結

董憲章

日本土地改革問題

董憲章

西義野心家的離心運動

(加爾各答通訊)

周東

現在的外蒙古與新疆蒙古之源流
保大變節與越局展望

袁懷德

復辟的安南王 保大

蔡金聲

暹羅排華的真相

秋

本刊資料室

號七七一路陽深(上海中央圖書社發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讀者·作者·編者

平陽先生來信

太原一株元豐

現在中日已通郵，書報能直接寄遞

尤豐先生：大示拜悉多日，茲將辦理經
手事項列次

學習的青年的，敬候着您的回音。
虹口·汪興劍啟上十九日

卷一
其起之年月
不翼而飛
題子之書

，未悉貴社對於日本文部省如何商討？能
否代贊。盼賜為要。

一、「對日和約問題」等書三次航寄
太原，郵局均以郵路梗塞為由退還本社
；後又寄新開之北平地址，郵局又

答汪興劍先生

武選·王答

平鵠先生答何子韻先生

以北平不遜郵也爲由，依然退還了。現
以首牛方試寄平，涼可收到。吾原諒。

謝謝你對於本刊的愛護，加入亞東
協會，編者可以介紹，如果亞東協會要
吸引優秀的進步的青年入會，我想應

谷寶先生：兩信奉悉，太令人感觸了。續訂亞洲世紀已照寄，你於失業後仍不忘求知，愈增吾人對先生之敬意。

刊之處。本社現正計劃向日本出版界交換、訂購相當數量的書刊，如果順利的寄來，將分售于本刊的讀者。此外，本期下期將對日本書報出版及如何訂閱辦法，作一簡單的介紹。

③關於日本問題書刊，即將出版的有「日本的錯誤」（東久邇善通著，潘世憲譯），「日韓記行」（宋越倫著）。本社存稿尚有數件，均以經費困難而未排印。

們不應該「遺棄」你的。
寄上入會表一份，收到否？如填就
即希寄來，當代轉。

楊尤豐先生來信

不久可獲端倪，試辦之。

連啓者：本人三月間會向貴社訂購之「對日和約問題」「日本的軍備」

西亞東南會東京分會已成立，專司出版日文書刊。一俟發行有期，本社當

不知今可郵否？如仍不可，看就近

可作爲詩題。請稍待。

寄往北平是誤（或航空郵平寄）明者
寄後速與作答，以便訊聞。貴社近來是
否又出有日本間諜書等，前云曾襲日本

可作爲詩題。詩和行。
文 X X X

否交由日本總會代辦？亦請示知。又聞出版界商談，代銷其所出版之雜誌書報，不詳是否代辦？亦希一併見告。又聞亞東協會已在東京成立分會，準備出版刊物，是否能代為訂閱？亦請煩見示是。

分地運用時間學習一些自己所感到興趣的學問。在學校裏的時候，對於亞洲問題，尤其是日本問題，已經特別有了研究的興趣，但是一跨出了校門，不但找

臧者先生

武進·王益齋

亞洲世紀第一卷
合訂本出版

(亞洲世紀) 第一卷共七冊，現已精裝合訂成一巨冊，金字漫面，美觀大方，可作爲學校圖書館或私家藏書用，可作專家研究參考用，可作贈贈親友爲紀念珍品用。本社爲優待讀者起見，凡訂閱此項精裝合訂本者，祇收成本一百五十萬元，掛號包裹費五萬元。存貨無多，歡迎速向上海(5)深陽路一一七七號亞洲世紀社訂購爲盼。

Digitized by srujanika@gmail.com

要求召開對日和會



對日和會初步會議召開問題，一年以來，波瀾重重，險象橫生，已陷僵持之局。這個僵局繼續發展下去，不僅和會可能流產，而且美國扶日政策的積極，可能在無約狀態或單獨對日媾和狀態下，援助日本復興起來，壯大起來。國內知識份子和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萬目時艱，展望遠東的險局，大聲疾呼：「清算日本問題」，「立即召開對日和會」。邵毓麟先生更提出：「中國應爭取主動，召開對日和會」的主張，這些具有遠見的呼喚，是萬分值得重視的。

「和約」乃戰爭的最後一章，依波茨坦宣言和莫斯科外長會議的規定，對日戰爭的告終，日本問題公正澈底的解決，是需要以和會方式，起草、商決、締結一種和約的。這和約規定的條款，是日本今後遵守並履行的一種義務。這和約的締結完成，是日本與其他國家恢復正常關係的一條道路。所以說，「和約」不僅為同盟國所需，抑且為戰敗國的日本所需。日本如無和約作依附，縱在無約狀態下復興起來，壯大起來，從理論上來說，牠的「復興」和「壯大」，結果是要被取消的。我們爲了日本立國前途，爲了日本與列國百年和平相處着想，是贊成早日召開對日和會，完成對日和約締結程序的。

現在美蘇對於和會的態度很冷淡，中英兩政府亦乏具體主張，爲打開對日和會僵局而努力。英國

在大戰後的重心，寄托在西歐，英國能追蹤美國態度而冷漠，中國則不然。中國政府於和會的召開，是不應持冷漠態度的。外交部次長葉公超，於七月四日向中央社記者發表談話，列舉對日和會初步會對日和會。推卸責任，轉移目標，自失獨立精神，討工作仍在繼續進行中。……我國政府對於召開對的，則中國的外交將完全喪失獨立自主的精神了。

我們要求召開對日和會，反對將和會擱淺下來。中國如無勇氣主動召開和會，應該促成美蘇召開對日和會。推卸責任，轉移目標，自失獨立精神，泄泄沓沓的作風，是何等可悲的事，實爲我們所不取。（葆真）

蘆田內閣的展望

蘆田內閣自三月十日，以片山前內閣「老店新開」的姿態出來，爲時已四月，四個月的時間雖不算長，但比了只有五十天壽命的戰後首屆內閣東久

軍事公債利息停付一年，表面的理由相當漂亮，說這是政府對人民失却信用，人民的利益政府不加保障；但隱藏在這「理由」背後的，却是因爲軍事公債差不多完全握在金融資本家手裏，所以非爲他們辯護不可。左派的議員，也反對這個預算案，軍事公債利息並非從此停付而只停付一年。他們認爲不徹底；同時，這個預算案中規定的大衆稅太重，以一般人民坐不起火車，抽不起捲煙爲理由，而反對這些國營事業的漲價。在這樣的兩面夾擊中，本來已使

本屆議會中足以使「蘆田丸」顛覆的唯一暗礁，即係本年度的四千億日圓以上的龐大預算案。以

這個所謂「中間路線」的內閣充分感着左右爲人難

即現內閣台柱子的「副總理」西尾，曾在去年四月選舉時受過暴發戶「土木建築業者公會」五十萬日圓的「獻金」，在議會中被「不當財產委員會」尋根究底起來，在野黨要求他下台，即使與黨之一的社會黨內的極左派，也掀起「肅黨」運動，而同樣要求西尾去職，並打算把他從黨幹部的位置上踢出去。偏偏西尾是個不怕風暴的「鬥士」硬不肯下台，因此，大有把整個內閣拖倒之勢。

蘆田內閣正在爲了這二個問題弄得一籌莫展之際，盟總政治局即向蘆田內閣發出「忠告」，說政府作任何更動之前，必須將預算案予以通過；這是對議會中所有反政府的一切黨派而發的，意思不能因攻擊西尾，而把內閣推倒，致使預算案不能通過。這個「忠告」竟有意想不到的效力，本來以民主自由黨爲中心的在野黨派，預備與西尾不信任案一起，提出內閣不信任案的，結果只提出了前者，而且即使這個提案，也以三十一票之差而被否決了。其後，預算案，在善觀氣色的日本議會，也終於以四十一票之差而「奉命」通過了。

雖然在野黨，大概因爲預算案已通過，認爲即使推倒現內閣，也已無背於盟總的「忠告」，所以還在醞釀着內閣不信任案的提出，以爲點綴本屆議會的最後一幕，但由於西尾不信任案的被否決，預算案的被通過看來，即使提出內閣不信任案，大概也很少通過的可能；或則可以說，在野黨也明知這強勢之末已，射不倒內閣，其所以還要提出內閣不信任案，目的也不過在向日本人民預作宣傳，爲下屆選舉製造一點資本而已。

這樣看來，蘆田內閣所逢的最大難關，不妨說業已渡過，日本政局也已獲得了小康的狀態。然而這也僅僅是小康而已，並不是說蘆田內閣從此可一帆風順地幹下去。就在野黨特別是民主由自黨說，其議席較蘆田所率領的目前已不足八十席的民主黨，多至一倍，其不甘讓蘆田繼續擔任內閣首班，而希望成立以自己爲中心的內閣，是很明顯的事，所以今後將聯合他黨益發加強對內閣的攻勢，是不難想像的。就政府與黨說，民主黨內，有太陽會、新進

這樣看來，蘆田內閣所逢的最大難關，不妨說業已渡過，日本政局也已獲得了小康的狀態。然而這也僅僅是小康而已，並不是說蘆田內閣從此可一帆風順地幹下去。就在野黨特別是民主由自黨說，其議席較蘆田所率領的目前已不足八十席的民主黨，多至一倍，其不甘讓蘆田繼續擔任內閣首班，而希望成立以自己爲中心的內閣，是很明顯的事，所以今後將聯合他黨益發加強對內閣的攻勢，是不難想像的。就政府與黨說，民主黨內，有太陽會、新進

對 邊 碩 硬 文 涉

表面上沉寂了兩年半的邊羅排華運動，不幸近因麥披汝的重掌政權、頒佈「管理僑校規則」、接連封閉華僑學校的事件，而又趁山雨欲來之勢。現在海內外輿論，對麥披汝的排華，表示極度的憎恨和不滿，如果邊羅政府沒有高度的警覺，珍視中邊歷史可貴的友誼，改變其錯誤的政策，則未來情勢的演變，邊羅政府是要負責的。

中邊兩大民族，在歷史上血緣上有著密切的關係，真可說是「兄弟之邦」；在事實上感情上，中邊兩民族亦從無利害衝突之點。邊羅華僑有三百餘萬，他們對邊羅的貢獻，以及對邊羅福利建設的協助，是很重大的。邊羅華僑從未干涉邊羅內政，他們愛護邊羅的情懷，如愛其祖國一樣。像這樣善良純正的居民，不斷遭受居住國家的白眼，並不斷忍受其殘酷的法律，現在連子弟受教育的自由也要受

限制，這世界還有理性麼？還有是非黑白麼？還有「中邊友好條約」存在麼？

麥披汝是怎樣一個人？本刊各期有很多的評介，茲不多贅。據我們所知，管理僑校封閉學堂，麥披汝不過小試其鋒；她現在又宣佈禁止僑民入境，不久可能驅逐僑民出境，是一定的。我們要特別指出，麥披汝這種作爲，不僅是邊羅三百餘萬華僑生存的威脅，而且是破壞遠東和平的措施。我國外交部業已提出交涉，不過交涉無重點，有氣而無力，且又不以輿論爲外交後盾，我們能無遺憾麼？我們要求採取強硬外交，以有效方法，制止麥披汝的排華運動！如果我國對邊的強硬交涉，仍無結果，我國應該向聯合國控訴，並把麥披汝一切罪惡，向世界作坦白的陳訴，不要讓他逃脫正義的處分！（秋華）



專

論

對日和會召開問題

方秋華



清算日本問題的良好途徑

美國積極的扶日政策，引起了遠東各國的憂慮與惶懼。中英澳菲等國政府均以謹慎的態度，考慮今後的對日政策。今年五月間，英外相貝文在工黨年會發表演說，要求參加太平洋戰爭的各國，早日召開和會，以解決此一最感棘手之日本問題；貝文並強調其理由：「如欲解決遠東問題，則應先締結對日和約。」至和會召集的程序問題應如何，英國政府和輿論，並無明朗的表示，故而美蘇兩國政府報以冷漠態度。顯然地，對日和會的僵局，並未因英澳外交家的呼喚而打開。

唯有中國知識份子和學生羣，不會運用外交辭令；他們以良心出發，不斷抗議美國扶植日本的措施。近月來反扶日運動的澎湃發展，震撼了大地。華盛頓的白宮和東京的照總，以兩年來從未有的緊張情緒，注視着這股力量。「反扶日」，是反對美國扶植日本帝國主義復興之謂；「反扶日」底目的：一方面要求美國忠實履行波茨坦宣言，立即糾正其變質制為扶植的對日政策，另方面呼籲列國迅速召開和會，協議公正並澈底處置日本的問題。這運動的光明磊落，這聲音的聖潔宏亮，是無可輕蔑和曲解的。

召開對日和會，協議公正處理日本問題，締結日本和約，的確是清算日本問題的良好途徑。我們站在中國立場和擁護同盟國一致的立場，同意并要求對日和會的召開。雖則對日和約預備會議的召開問題，年來情勢的發展已陷僵持之境，事實上這個僵持的狀態，是不能再延續下去的。祇要同盟國的政治家，有挽回狂濶、打開和會僵局的決心，和會迅速的召開，當是一轉念間的事。本文想以作者個人立場，討論對日和會如何召開的問題。

和會程序問題之爭

和約（Peace Treaty）是交戰國回復雙方和平關係的文書，它是終止戰爭狀態達到政治目的底常規方式。因此說，和約是戰爭的最後一章。國際法權威奧本海（Oppenheim）曾說：「戰爭乃兩國或兩國以上國家間的武力鬥爭，其目的在彼此挫敗方，並促使其服從自國所定之媾和條件。」媾和條件，無論是否經過預示，或由和會討論，最後必載明於和約。我國國際法學家周鍾生說：「和約是一種外交的協約，交戰國依以正式宣告他們相互間之戰爭告終，而規定他們和平友誼關係回復之條件。」（國際法大綱第六篇戰爭）因此可以說，和約是紀載交戰國媾和條件、回復和平關係的一種文書。這個文書（和約）所紀載列舉的條款，是戰勝國所享的權利；它底內容，包含戰勝國政治目的底內容，及和平安全保障的意識，乃至因戰爭受害人民損失的賠償。除此以外，它尚要允許戰敗國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作今後百年與戰勝國和平相處之計。至於和會召開的程序，祇不過是戰勝國彼此間進行討論的方式，這種討論的方式與同盟國聯合參謀部會商一樣，是如何運用智慧、根據官書、博取文獻，講求決勝千里的一種形式而已。戰敗國與這個形式的進行，是不發生關係的。

論理，戰勝國對於和會程序不應有所爭，可是對日和約締結問題，現在盟國政府所爭的，關鍵却在會議程序問題，而程序問題又以否決權為關鍵。在國際合作的情勢下，程序問題不過是解決重大問題的一種常規形式，這與戰時聯合參謀部一致同意戰略的決定形式是一樣的。而今大國意見分裂、強權政治抬頭，程序問題在解決國際問題之中成爲決定性的力量，誰在程序問題爭得優勢，對於實質問題的解決也就爭取得優勢。因此程序問題之爭，變成了一優勢之爭。英美對日本和約預備會議程序問題，主張遠東十一國的多數決方式，反對採用否決權，是想在程序問題上佔優勢，以便在實質問題的解決上取得優勢。中蘇主張維持否決權制度，是想以「一致同意」來代替多數決

的方式，藉以打破英美多數國在程序問題上的優勢。於是，優勢之爭便應了均衡之爭、權利之爭。這是對日和會分歧而陷於僵局的重大關鍵。

三種分歧意見的存在

中美英蘇四國，對於日本和會程序問題，年來發生了分歧的意見，現在至少有三種不同意見的存在。

美英是一種意見。美國意見於一九四七年八月提出，迄今尚無改變或修正。美國對日本和會程序，主張由參加遠東委員會的十一國共同集會起草和約，以三分之二的多數決來表決。這個主張的關鍵是廢除否決權。英國於坎伯拉會議後，與美國態度是一致的，尤其澳大利亞的態度表現積極。蘇聯兩次主張由四國外長會議起草對日和約的提議，英國先後拒絕了，而且拒絕的程度，一次嚴峻一次。現在遠東委員會又加入巴基斯坦和緬甸兩國，這很顯然地說明了：美英想在程序上以多數取得優勢，從而在實質上廢除否決權，取消四國一致的原則。

蘇聯又是一種意見。蘇聯拒絕美國原先的提議，他主張中美英蘇四國外長會議擔負起草對日和約的責任，在程序上保留否決權。蘇聯底目的，想以外長會議的存在，成為全世界製造和約的機構，並以否決權為武器，抵抗美英陳線外交的優勢。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廿八日，蘇聯答覆中國通牒，同意中國建議表示一切對日和約之決定必須以四國代表之同意，但他強調預備會議之前，四強應在中國舉行一次外長會議，討論對日和會的籌備事項。十二月五日，中國外交部長又照會蘇聯，聲明應由遠東委員會擔負對日和約之起草，以保留四國否決權為原則，希望蘇聯同意中國的折衷案。十二月三十日，蘇外長莫洛托夫答覆中國，並未改變以前的主張，惟對遠東委員會四強除外的正式召開與和約的起草，祇有外長會議有權準備。

在兩派意見之外，中國是折衷的、中間性的。中國官方的意見，外交部會有改變，最後當以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向美英蘇通牒內容為準，其建議共分兩項：（一）由遠東委員會各國組成對日和約預備會議，該會議應由中美英蘇商定日期，予以召開，藉以起草和平條約，並商決與召開最後和平會議有關事項；（二）該會議之表決，以該會議會員國之多數為之，但在

該項多數內須包括中美英蘇四國之同意票。這個主張的關鍵，是維持遠東委員會的組織精神，而以保留四國否決權為前提。所以說，中國意見是美英蘇分歧的調和，也可以說是上述兩派意見的修正。英國對中國的建議，兩次表示拒絕的態度；蘇聯與中國建議的相同點，是否決權的保留，至四國與十一國的問題，中蘇的意見仍有相當距離。

在這三種分歧意見中，美英是一致，儘管貝文要求對日和會召開，我們仍有充分理由相信美英維持優勢的意見，依然是一致的。中蘇兩國是各自孤立而又不完全一致，這是年來對日和會陷於僵局的關鍵。中國在這中間，儘管在保留否決權問題上與蘇聯的意見一致，仍不免陷於孤立。政府苦悶，外交上顯不出聲光，唯有知識份子和學生羣的聲音洪亮。可惜外交當局不能運用民力，作外交的後盾！對美國，連一句強硬的話都說不出口。

中國為什麼自討他人的厭棄？常言道：「人面逐高低，世情看冷暖」，一切都是自己不爭氣，兄弟鬭牆，自取毀滅，這是外交上顯不出聲光的重大原因之一。現在各方輿論，要求召開對日和會，且看政府能否爭取這個有利的時機？

中國怎樣爭取外交上的主動？

中國是對日作戰最先的國家，犧牲最慘、損失最重，中國對於日本問題的清算，比美英蘇任何一國迫切，無論如何，中國是不能逃避這個問題的解決。

看美國目前扶植日本的積極，牠是無意召集對日和會的。除非美蘇獲取協調，打開這個僵局。至於中國，能否為打開對日和會的僵局而努力？照遠東問題權威者對日外交家邵毓麟氏的說法，中國應該爭取外交上的主動，召集對日和會的預備會議。誠然，由於美國對日本和會態度的冷漠，希望美國改換政策而召開和會，現在是不可能的了，中國應該考慮主動的外交政策。波茨坦會議和莫斯科外長會議，並未規定對日和會必須要美國召集，四國中的任何一國，皆有權利召集和會，這大約是邵氏主張的依據。我敬佩邵氏勇敢的主張，但我不相信中國政府能夠這樣做；假如這樣做，能否獲得美英的支持和諒解，實不無疑問。蘇聯對於中國的召開和會，可能是諒解的。

照我個人的意見，中國為了解除民族的危機、重建遠東的和平，打開對日和會僵局的方法，應從內政外交雙管齊下，採取下列的途徑：

- 首先爭取國內和平團結，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以求國

際和平的實現。一部世界政治史，從無國內不和平而希冀對外和平的事例。

二、召開四國外長會議於中國，商討正式和會程序及和約內容之起草，然後召開遠東國家舉行正式和會，以四國保留否決權為前提。

三、如果美國並無改變扶日政策的徵象，拒絕中國召開和會的主張，中國政府為了自衛，和為了遠東和平安全，廣邀請蘇聯、緬甸、印度等國締結遠東區域性的『防日協定』退出日本的管制。

論 日 鋼 鐵

王遵明

鋼鐵工業的基本觀念

了解病理方面，日本鋼鐵工業的反常生長，如何剝奪了日本和平工業的營養，如何對外造成數不盡的侵略行為，我們必須先敘述，生理方面。

因為運輸貨物方便，傳遞消息迅速，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地球上各部分彼此有了嚴密的連繫；整個世界彷彿一件有生機的身體；儼然牽一髮可動全身。如果世界中那一地點的生長反常逐漸擴張起來，成為畸形毒瘤，便要吸收附近區域的精華，加速這毒瘤的膨脹；一方面毒瘤的汁液分散，也要阻遏附近區域的生機。日本的鋼鐵工業，正是如此反常的生長。牠的原料，十之八九來自國外，本來無根，爲了擴充武裝，勉強擴大，牠的形式，免不了支離零碎，缺乏系統和效率。牠所產生的鋼鐵成品，分量也不是日本國內和平工業能夠充分消化的。却變爲鎗砲，打向數百萬方哩的城市和鄉村；東至美國的阿拉斯加，西至衡陽和桂林。引起了世界大戰，日本依舊要喂養這毒瘤，囊括國內所有，只圖一時滿足毒瘤的需要，暫不問如何吞蝕了肌肉；因此熔化於爐爐中的，不止房屋的鐵欄和次要的鋼橋之類，也有萬千機器。最顯著的是，大戰之前日本持以立國的千餘萬紗錠，便被自己用來喂養這毒瘤；等到和平到來，纔剩下二百萬紗錠。經過八年苦戰，全世界的協力總算撲滅了這失了的擁護部位，復在鬱眼，骨頭剛壓住的這個幾乎不治之痛，彷彿又將再起。我們也就想到，十年遭殃的四萬萬中國人民，和附近的若干國家，不久便要浸漬在爛汁之中；在數百萬方哩的焦土上，出現千百萬死亡。我們若想

四、出席對日和會的中國代表和專家，應包括各黨各派的人，以維護中華民族生存獨立，不受侵略威脅，徹底貫澈波茨坦宣言規定爲前提。

中國如有睿智的政治家，能爲重建遠東和平着想，應該主動的循取上述途徑努力邁進。否則，外交上的矛盾，調和不了內政上的矛盾；內政的矛盾愈大，外交上愈顯不出聲光。所以說，我們要在國際上壯大、抬起头來，爭取主動，唯有我們自己先求自強、自覺。我們偉大的導師孫中山先生，昭示我們說：「和平、奮鬥、救中國！」中國如果不向這巨大的目標努力，便不能在國際風雲險惡中存在。

一八〇〇年，蒸汽機、煉焦方法等等久經發明，英美德法的此項工業早已頗具規模。那年世界生鐵產量共四十八萬噸。世界生鐵產量，至今紀錄以一九四三年爲最高，計一萬一千八百萬餘噸。一百四十二年間，增加了二百四十六倍。於是鐵路輪船暢達，便利了交通，往者費時數月的旅程，如今只須數日即到；電機航空也相率發展，若干千里外的訊息，由於傳遞敏捷，猶如便在眼前。和平時此項工業充裕了各國人民的生計，漸滿豐衣足食；戰爭時，此項工業供給了億萬件武器，使這些國家，進則能攻，退則能守。

可是英、美、德、法、俄諸國，以至比利時、盧森堡、加拿大、捷克、瑞典、印度，鋼鐵工業的成長，莫不由於礦藏豐富。有此雄厚的基本根據，採擇適合的組織和技巧纔容易見到功效：商業興旺時枝繁葉茂，說不盡聲勢顯赫；不景氣來臨之時，也能勉強支持，不至於十分促襟見肘，狼狽凋零。

鋼鐵工業，分爲三個段落：製鐵、煉鋼、成形。製鐵段落，一般使用高可百尺的鼓風爐。在其中，焦炭燒燒，發生熱量；礦石還原且熔化，產出鐵漿。爲了得着一噸生鐵，鼓風爐中焚燒了近於一噸的焦炭，消耗了近於二噸的

礦石。煉鋼方法，雖分三四種；這一段落，使用的鑄管來源，却外大部分直接間接出自生鐵，小部分則出自加入煉鋼爐中的少數鐵礦。也就是，在煉鋼爐中，熔化著生鐵和廢鋼鐵，減低內部雜質，再行傾鑄而得鋼錠。成形段落，不分線、板、筒、車軸，以至於若干萬種型式，皆始於鋼錠的加工。所以我們可以說，各種型式的鋼料，來源均是鋼錠；鋼錠的出處，全仗精煉生鐵和廢鋼鐵等；而生鐵和廢鋼鐵等所憑藉，無非是礦石和焦炭。

既然礦石和焦炭是製鐵工業的根基和煉鋼工業的骨幹；既然礦石和焦炭之外，廢鋼鐵是煉鋼工業的最重要原料；缺乏礦石和焦炭的國家，正常的未能有強大的製鐵工業和健全的煉鋼工業；如果再斷絕了廢鋼鐵的輸入，可知煉鋼工業便要幾乎不能維持了。除非挖肉補瘡，支撑極短時間，如前面提到的，日本銷毀了生命所託的近於一千萬噸之類，製煉焦炭的原料是適宜的，這些種煙煤和礦石兩俱貧乏的國家，沒有能長久維持強大的鋼鐵工業的。縱使暫時建立，也須費盡氣力，違反自然，用暴力從國外掠取原料，先天的充滿侵略氣味，於是挑起了戰爭，這些違反自然和正義的國家，先天不足，後天反常，往往難逃於覆亡。歷史中惟有兩個國家，日本和意大利，曾用硬迫手段，暫時建立規模可觀的鋼鐵工業；而結果，皆趨於崩潰。當然，反常、暴戾、崩潰，這一串現象的發生，原因決不限於一項工業；不過在一項重要工業的歷史上，却可充分反映出來。日本鋼鐵工業何以如此？毫無疑問，基本理由在

日本鋼鐵工業原料，極端貧乏

日本的鐵礦集中於本島東北角岩手縣的釜石，北海道南端的俱知安、仲洞爺、虻田等地。可採礦石，在六千萬噸左右。前一區域，佔了半數以上。一九三一年之後，日本全國礦石產量，少的如民國二十年二十萬噸，多的如民國二十五年六十二萬噸，僅當同年美國的百分之一，或俄國的百分之三，比之中國或印度，亦各不及三成。至於含有鐵分的岩砂，散在青森、岩手、鹿兒島諸處。這種岩砂，成分不良，加入鼓風爐中，難於熔化；在宣傳刊物裏，這種岩砂雖曾略有聲名；實際使用的分量，殊不足道。前述二年，各僅使用四百噸及四千三百噸而已。民國二十五年日本本國煉鋼四百五十三萬噸，其中鐵質，百分之九十以上，不是日本礦石供給的。

日本的煤田廣袤，九州和北海道二地帶，尤為重要。全國每年出煤三千

餘萬噸。又有豐富的水電。若以人口為標準，上天賜予日本的動力，確是雄厚。然而日本的煤塊，性質方面，却受有限制。大陸的煤塊，殊多生成於石炭紀者。相形之下，日本的煤塊，生成於第三紀，由來頗遲，所以黏結性小，不適合於製煉冶金焦炭。況且夾雜分不少。惟極少數北海道煤田是例外，這些極少數煤田製煉的焦炭，只够供給小煉鐵廠，該島皇爾市的輪西工廠，約為日本全國需要的十分之一。通常日本輸入大量優良煙煤，以資混合本土劣質煙煤，製煉焦炭，來供給全國製鐵工業需要的十分之九。

說到廢鋼鐵，日本消耗的噸位，竟超過了日本所生產鋼錠的半數。民國二十五年，為百分之六十一。這是與美、俄、英、德等具有正常鋼鐵工業的國家，大不相同的。此處也顯露了日本鋼鐵工業的構造是反常的，煉鋼部分對原料的需要過分超出了日本製鐵部分供給的成品，形成頭重腳輕的情形。在工業上，日本是後起的暴發戶，廢鋼鐵的存底不多；日本消耗的廢鋼鐵，重要部分仰仗於國外的輸入。

依照日本對礦石、廢鋼鐵，和煉鋼用焦煤的供給量而論，這些原料每年可以製出二十餘萬噸生鐵，三十餘萬噸鋼錠。民國三十一年，日本的生鐵產量，却達到數十倍於此數的最高峯。次年，日本的鋼錠產量也達到了紀錄中的最高峯。那時，日本的勢力圈內，全年分別出產生鐵四百五十三萬噸，鋼錠八百六十一萬噸。估計日本本國出產的，約為生鐵三百萬噸和鋼錠七百五十萬噸。若就日本驕狂說，將鐵質折算，僅足支持如此浩大的鋼錠產量四年！為何日本能達到這個高峯呢？為何日本從七七事變之後，每年維持在出產鋼錠七百萬噸的地位呢？正因為日本

對於國外礦石、煙煤、生鐵、廢鋼的控取

採用從民國二年，約每隔五年的數字。排列日本對礦石的生產量和消耗量如左。單位千噸。

	民二	民七	民十二	民十七	民二十一	民二十五
生產	一五三	三七八	五五	一五七	二二六	六二〇
消耗	五十五	九七五	一、〇四三	二、〇〇〇	一、八六〇	五、三一八
消耗超	三二二	五九七	九八八	一、八四三	一、六三四	四、六八八
出生產						

消耗量常為生產量的若干倍。如民十二，竟及十八倍！如民二十五，可說是代表年，亦及八倍！這些巨大的不足數量，從何而來？第一由我國剝削，第

二由朝鮮奪得，第三由別國的殖民地——馬來和菲律賓——購買。仍將消耗量作百分，表列礦石來源的比率如左：

日本本土消耗量	日本本土生產量	日本在東三省就地消耗	日本在東三省就地生產	日本在東三省就地消費量
民二十一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民二十五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二七	二七	二七	二七	二七
一八	一八	一八	一八	一八
四二	四二	四二	四二	四二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	四	四	四	四
民二十一	民二十五	民二十五	民二十五	民二十五

於取自中國的一項之後，應該添加日本在東三省就地消耗的礦石。仍將日本本土的礦石消耗量作百分，日本在東三省就地消耗的礦石分量如左：

日本在東三省就地
消耗
民二十一
四八
民二十五
四〇

可見日本製鐵工業，倚賴於中國礦石者，反七倍於倚賴本國礦石！

日本輸入侵良煙煤，以便參雜本國劣質煙煤，製煉焦炭。這些侵良煙煤的來源地，亦是中國。除了微末的輪西之外，一切製鐵工廠，皆使用了配合着中國煙煤而後煉成的焦炭。主要的六幡製鐵所倚賴着東北的本溪湖，河北的開灤，山東的博山和淄川。次要的釜石製鐵所仰仗着開灤。甚至往者由日本掌握，今屬朝鮮，平壤西南的釜一浦製鐵所使用的焦炭裏面，也含有五成開灘煙煤，二成本溪煙煤！剩下的三成煙煤，總是別處供給的。不僅礦石、生鐵和廢鋼鐵兩項，日本也大量從外國吸收。從九一八到十七，六年中日本經常對生鐵的消耗量超出了生產量的一半。供給這個差額的，是日本掌握中我國東北的鞍山鋼鐵廠，以及印度的達達工廠。同期，日本因為不計較濶費，從印度和美國遠道搬取了千百萬噸礦石；正因為使用強迫和欺騙的方法，從我國和朝鮮奪取了千百萬噸礦石；正當年日本侵略的地位。有史以來，日本鋼鐵工業的發展和日本軍事力量的侵略，是並行而不可分的。

鋼鐵的發展和軍事的侵略

日本這兩件事體的嚴密關係，影響於我國的，最為明顯和慘酷。由我國方面說來，也就是供給日本礦產的分量和國家危急的程度，作正比的推進，並行而不可分。這歷史的演變，從中日之戰的潰敗，到抗戰之役的勝利，五十年間，可以劃分為五個時期：

第一時期 中日之戰，日本吞併了我國的台灣和遼東半島；越二年，創設八幡製鐵所，苦於沒有礦石。那時，我國漢陽鐵廠已經建立六年，招用英德技師，規模之大，尚在今日長江流域的鋼鐵工業以上。開採着唐代以來久已著名的大冶礦山。漢陽鐵路廠的主持人張之洞雖有眼光，了解鋼鐵工業的重要性，可惜用人不當。盛宣懷逐漸把持。遂將礦石，賣給日本，約定每年運送五萬噸，幾乎成為八幡所用礦石的唯一來源。因此，八幡纔得順利發展，後來是東亞的最大的鋼鐵工廠，也是日本該項工業的主力，一向出產全國鋼鐵成品的半數以上。民國前十一年，八幡一舉而製鐵三萬噸。產量逐年增加。於民國前二年，昇至十九萬噸。我國的漢陽鐵廠，在腐敗的管理下，喪失了礦石資源，却反日漸凋零，以至於停頓。

第二時期 到了歐洲的前夕，民國二年，我國供給日本的礦石，高至二十七萬七千噸。那年八幡製鐵二十四萬噸，協助了日本的各端工業和交通，蓬勃生長。大戰之中，歐美各國，拼全力以爭勝負。一時日本在遼東，居然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日本乘機向我國提出了二十一條件。內中劃定了南滿東蒙的勢力範圍，襲取了德國在山東的衣鉢，也搜刮了漢冶萍的礦權。還想染指於我國沿海的一切島嶼，兼及全國的行政事務。數年之中，日本添設了幾個製鐵所。比較有名的是北海道的輪西，岩手縣釜石，和朝鮮西部的釜一浦。民國七年，歐戰結束，日本本國製鐵五十八萬噸，而日本勢力，在東三省和朝鮮出產的生鐵，各在四萬噸以上，日本對礦石的胃口，已經不是大冶一地所能滿足。我國境內，南起長江流域的大冶、當塗，中自山東的金嶺鐵，西北由察哈爾的宣化和龍關，東北從鞍山、廟兒溝、弓張嶺、開原，紛紛將礦石運往日本。宣化和龍關的開採組織，稱為龍煙公司，是我國駐日公使陸宗輿舉辦的；他也是「欣然同意」二十一條件的配角。

第三時期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本由奉天起始，淪陷了東三省全境。那年日本煉鋼一百七十萬噸，已及世界總產量的百分之三。同年，日本從我國關內運去礦石五十九萬三千噸，從我國東北各省使用礦石九十二萬四千噸。

，而日本本土不過採出礦石二十萬八千噸。九一八事變前後各五年，這三項礦石分量的比例，大致沒有改變。所以在發動侵略之時，日本鎗炮中的鐵質，來自中國礦石的，反在來自日本礦石的七倍以上。可是侵略力量的發展慾望，不停留的增大。吸收的養分愈多，胃口愈大；胃口愈大，對於養分的慾望愈高。中國礦石幾乎獨力培養日本鋼鐵工業的胃口二十餘年，從此雖然中國礦石還是日本工業的主要食料之一，其他主要食料的來源，却已遍佈於東半個地球。馬來和菲律賓採得的礦石，印度達達工廠製出的生鐵，和美國猶太人搜集的廢鋼，各以數百萬噸計，都裝進日本的製鐵或煉鋼爐中。

第四時期 於是在民國二十五年，日本勢力圈內（本土、朝鮮、東三省），製鐵二百八十六萬噸，煉鋼四百七十三萬噸。果然，這些化作武器，足以支持數百萬陸軍，數千架飛機，和世界第三大海軍。次年七月七日，日本發動了對我國的全面侵略。素來供養日本武裝力量的各個礦區，西南自大冶，東北至通化，莫不喪失給日本；這些地區，以往為日本間接效勞的勞力和資本，

除了逃亡的，一律受日本的直接奴役。

第五時期 日本不以此為已足，於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掀起了更大規模的戰事。那年日本製鐵四百五十萬噸，煉鋼七百五十萬噸。憑此力量，日本能够和全世界作戰四年，凶燄所到，房屋只剩了斷瓦頽垣，田畝變成了蔓草泥溝。向西陷落了衡陽和桂林，我國全局危急；向南席捲了菲律賓、馬來和印度的大門，荼毒了珍珠港和阿圖。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畢竟由於日本先天脆弱，同我國戰勝了日本。因為原料的來源斷絕，那年日本僅製鐵五十五萬噸，煉鋼一百一十七萬噸；分別相當於二十年前民國十一年和民國十四年的產量。這事實也可以說明，若非日本侵略力量的復起，只須由鋼鐵的原料着手。最重要的是，我國的憑藉外來物資，日本決不能有強大的侵略力量。

我們要為世界保持和平，我們不許日本重新武裝。如何防止

礦石和煙煤，不可運往日本

前面曾經詳細敘述，如何我國的礦石和煙煤獨力喂養前半段日本的鋼鐵工業，從種子發芽到枝葉繁盛；後半段日本鋼鐵工業強大之後，我國的礦石和煙煤依舊是牠的主要養料之一。由於時局和距離，在今天，我國的這些原

料，又成為日本重工業的最大憑藉。本年二月，第一船海南礦石運到九州時，八幡製鐵所會舉行盛大的慶祝。

先說時局，朝鮮的礦業地帶，茂山，此刻蘇聯管理着，日本無法盼望得到牠的礦石了。要感謝日本在大戰中破壞的結果，如今馬來、菲律賓和印度，大非昔此，前者缺乏勞力和資本，後者本身亟需原料，都不能供給日本以大量的礦石或生鐵了，況且原料的價格增加了，所值的外匯，也不是投降後的日本易於支付的。甚至美國的廢鋼鐵的情況，因美俄關係緊張，也和戰前全然相反。戰前美國每年低價賣出廢鋼鐵數百萬噸。去年却從日本運走了幾船廢鋼鐵。今年二月又派了一個團體，前往德國調查廢鋼鐵的存量。說是德國被炸後的工廠和住宅之內，可以拆出幾百萬噸廢料；希望能夠妥為交涉，運六百萬噸到美國去。往年日本這幾條鐵質來源的大路，皆已阻塞。今天若維持日本的侵略主幹工業於不僵，便只有仰仗中國方面，礦石和煙煤，暢順的運到日本。

再說距離。大戰中日本船隻沉沒了十之八九。剩下的百餘萬噸，頗少可以航行遠洋的。日本運輸原料的能力，不止損失了十分之九。製鐵煉鋼的生產過程裏，設備單位大，工作效率高。因此，鋼鐵成品的價格，絕對大部分由原料決定。依照平常的成本情況，日本對生鐵和鋼錠的直接生產費用，百分之八十八是原料的買價；況且間接生產費用，往往不過直接生產費用的一成。倘若來自國外，原料的售價，當然主要由於運費。長江港口和海南島，距日本較近，運礦船隻，每年可行十二次，最為經濟。菲律賓港口，每年便只能來往十二次。馬來港口，每年可行八次。澳洲港口較遠，每年不過五次。美國港口最遠，每年纔行三次。所以，原料來源的遠近，足以影響工廠的存亡。倘若我們不將礦石運往日本，由於生產成品增高，運輸能力減低，日本的鋼鐵產量，勢將大為削弱。依照類似的道理，倘若我們不將煙煤運往日本，日本鋼鐵工業蒙受的打擊，亦將同樣的深刻。於是我們能夠延緩日本的重新武裝，我們自己獲得喘息的機會，以便從事建設，發展人民的生計，培養國防的力量。

本年四月，日本煉鋼僅萬餘噸，同年，我國却運往日本二萬噸礦石。這二萬噸礦石，復蘇日本鋼鐵工業的效力，可想而知。今年，日本更將從海南島領取二十五萬噸礦石，從開灘領取十二萬噸煙煤。不要忘記，日本去年製鐵僅二十五萬噸。我們運去這些礦石和煙煤，等於在日本重新武裝的過程

中，我們將分擔日本努力的一半！

若說賣出礦石所得，可購置一個鋼鐵廠，建立於海南島上；這算法，不正確。礦石的運輸費用浩大，近來米糧的買價昂騰。將礦石賣價，減去運費和工資，也許已經入不敷出了。縱有盈餘，出售二十五萬噸礦石，也不够購置一個年產二萬噸的鋼鐵廠。而這二十五萬噸礦石，便足以為日本出產十二萬噸鋼鐵了。可見出售礦石，於民生國計，均有長久的重大的損害，於國庫亦無暫時的可觀的收益。切望當事者反覆思考，勇於撤消將礦石和煙煤運往日本的計劃。

世界各國鋼鐵工業的成敗史，指出了日本因為嚴重缺乏原料，在正常的情形下，決不容有大規模的鋼鐵工業。倘若要如遠東委員會經濟小組的盲目的擬定，日本便須從國外覓取八倍九倍於本土出產的原料。這種做法，是極不經濟的，也是極勉強的。如此規模的日本鋼鐵工業，先天便具有極端的侵略性和浪費性。假使還反常生長的毒瘤，又經養成，必將損害附近的國家，也將消耗日本人民的精力；於世界，於日本，又將創造一番災禍。

欲求改善日本人民的生活程度，方向不在反常的鑿採造作。本有和平自然條件的

和平的出路

日本的資源，本非貧乏。綿延的煤田和急促的河川安排給日本豐富動力

現在的外蒙古與新疆蒙古之源流

周東郊

現在的外蒙古地方是蒙古民族當年向世界進出的根據地，元亡之後，順帝子愛默識理達臘曾于和林自號大汗（一三七〇年），史稱昭宗。一三七二年被明軍擊破，一三七八年死。子脫古思帖木兒繼位，仍與明軍周旋，一三八八年與藍玉軍戰于克魯倫河南的捕魚兒海，全軍覆沒，脫古思帖木兒本人也為其臣下也速達兒所害，忽必烈的後裔自此遂一蹶不振。

由於忽必烈後裔威信的失墜，蒙古諸族的大部分均各自獨立，就中首先揭起反旗的是烏格齊，據蘇麻徹辰（蒙古源流的著者）所述，烏格齊是此時散居于葉尼塞河上游的基爾吉斯族的酋長（註一），他攻殺了忽必烈系

別的礦藏，如銅如鋅如硫，都不輕微。在農田、森林和漁場方面，日本收穫了差不多足夠的飲食品。否則何以在民國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日本本土輸出額超過輸入額百分之五十，計一萬零八十六萬元，在民國二十八年，輸出額為輸入額的二倍，計超出二萬三百二十六萬元？何以當民國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日本本土遭受嚴密封鎖時，仍能保持全部人民的健康？為了調節飲食品的種類和分量，和約訂定後各國和日本的貿易，是值得鼓勵的。但並不是，如若干刊物所宣傳，為了解決日本的糧食缺乏。

在物質環境上，日本和瑞士或意大利，各有部分的類似。日本的合理發展，一方面從事精製品，兼取瑞士及意大利之長，如製造和輸出洋瓷器皿、收音機、照像機、留聲機、鐘錶、蠶絲、花邊、茶葉、刺繡、水產罐頭。後五項之類，已往曾是日本的著名生產。東京盟軍總部，於二月刊佈了准許日本出口的物品單。從這物品單也能見到日本的製造工業，已經自然的傾向於前五項之類。日本的合理發展，另一方面則在改進農林、漁業。將精力放在灌溉、施肥、平均地權等問題上，將增加飲食品的產量。由日本本國資源支持的中型重工業，供給了日本所需要的重工業半成品的一部分。不足的別一部分，日本不妨從鄰國購置。比之於無效率的全部自己勉強生產，更合於經濟條件。瑞士便是這樣。說到人民的生活程度，瑞士的遠在日本之上，要改進生活，不宜違反自然，倒行逆施；却在依順天時，憑藉地利，作適合的努力。

的大汗愛爾貝克（一三九九年），但不久，他本人又被阿休德酋長阿魯台與瓦刺酋長馬哈木攻殺，蒙古各部族互爭霸權，極形混亂。他們當時活動的範圍是從貝加爾湖西岸，一直到額爾齊斯河的上游以及西部蒙古地方。到了一四〇三年愛爾貝克之子本雅失里經阿魯台擁護，號薩韃可汗，一四一〇年至一年間曾被永東帝的大軍擊潰于鄂爾河的上游。瓦刺部長馬哈木乃乘機與明廷修好，想利用這個機會壓倒忽必烈的東部蒙古而取得霸權。

瓦刺的原音為^{Chie}，曾被音譯為瓦刺、衛拉特、額魯特等，它含有「聯合」的意義。當成吉思汗的時期，瓦刺人是貝加爾湖西岸森林地帶蒙古族中

的有力的一支，到了十七世紀在瓦刺一名辭下包含有綽羅斯、杜爾伯特，和碩特、七爾扈特四支，形成了西域蒙古，這留待以後再述。此時馬哈木的活動區域是即現在的外蒙古地方。他雖然與明廷表示和好，但當他自信勢足以控制東部蒙古時，又與明絕，永東帝曾派大軍越戈壁進討，馬哈木給明軍以若干損害後，自動地退往土拉河的北岸（一四二一五年）。瓦刺人在有元一代，元氣保持的比較多，因此它在元亡後還有相當的活動力量。

根據明史，瓦刺退入土拉河北岸後，阿魯台再登舞台，本雅失里重稱大汗（一四二二），侵及甘肅長城，達于寧夏，明軍出擊，他們又退入戈壁北部，據明史所述，此役之後，本雅失里遂為阿魯台所弑。永東帝于一四二四年度出兵，雖未曾把阿魯台俘獲，但阿魯台却再恢復不起他

的勢力了。瓦刺部長脫歡帖木兒（馬哈木之子）乘此時機擊潰了阿魯台，他為了取得蒙古各部的擁護，于一四三四四年扶持忽必烈王家的後裔脫脫不花（本雅失里之弟）為韃靼可汗，而霸權則已移入他自己的手裏。

自此以後瓦刺部族，漸次膨脹，除了雄峙外蒙；並向西南方據有伊犁河、珠勒都斯河以及庫車、吐魯番等地方的察汗台蒙古進侵。脫歡之子也先太師（或譯額森太師）曾兩次捕虜了察汗台汗烏衣斯，而納烏衣斯之妹，這樣也先太師于一四三九年繼位，他割據的地方由貝加爾湖一直到巴勒喀什湖，南部已抵達萬里長城的邊緣，不但和林城落在他的手裏，且西圖哈密，一四五五年，復進攻熱河的兀良哈，一四四九年進攻大同，據獲明帝英宗（即明史所稱的土木之變），進迫北京近郊，最後因明廷的勤王師大至與其自軍的糧秣缺乏，經居庸關、南口退却，一四五〇年釋英宗歸，一四五三年與明廷媾和。

根據明史的記述，也先每納脫脫不花之妹為妃，意圖以該妃所生之子承繼脫脫不花而為繼承汗，但遭脫脫不花的拒絕，也先遂于一四五一年弑脫不花，一四五三年自號大元汗司汗，一四五五年被其臣下阿刺智院殺。據達刺希丁歷史所記，也先死後瓦刺部長由其子阿麻薩金承繼，阿麻薩金對東部蒙古的威脅雖減，但對察汗台汗國依然繼續侵略，大約在一四五六年至六八年間的某年阿麻薩金攻破了伊犁附近的由奴斯汗。同書又記有也先所納的察汗台公主，生有二子，公主是熱烈的回教信徒，她的幼子後來與阿麻薩金抗爭失敗，逃入甘肅。（註二）

不管瓦刺內部會起紛爭，他們對西南方的侵略仍繼續擴展。此時，伊犁河下游與吹河等地方的草原散佈着基爾吉斯、哈薩克等游牧民族。一五五二年，瓦刺人由科布多南下，勢如疾風掃落葉，基爾吉斯、哈薩克汗達瓦庫爾與其部衆狂奔塔什干，向賽班朝的地方君長諾爾茲求援，諾爾茲回答說：「像我們這樣的君長就是十個聯合起來也敵不住加爾滿克呀！」（註三）

這樣，一五七〇年左右，瓦刺人遂君臨了由葉尼塞河上游一直到伊犁河谷一帶的地方。而繼續威脅着裏海一帶的遊牧部落。

在瓦刺與明廷爭衡並向西南發展的當時，東部蒙古，即忽必烈的後裔明史所稱的韃靼蒙古陷于不斷的內爭裏，成吉思汗的二十七代孫大汗滿達可兒于一四六七年與預定的後繼者其侄孫索羅忽濟農戰死，一四七〇年索羅忽濟農也被人暗殺，于是忽必烈的後裔只留有索羅忽濟農的五歲幼子達延了。此時滿達可兒的未亡人滿都凱可敦尚在青春，她具有復興成吉思汗王朝的決心與魄力，指揮着尙忠實于她的蒙古各部，擁戴達延，並于達延年長十八歲時與之結婚。一四九一、九二年間她親率軍隊，戰敗瓦刺，重把韃靼汗補建立起來。（註四）

達延汗在汗妃的協助下，把東部蒙古統一了，他分東部蒙古為左右兩翼，第一翼由汗直轄，包括有察哈爾、喀爾喀、兀良哈等部，第二翼由汗的弟兄或諸子中選出的濟農來統轄，包括有鄂爾多斯、土默特、永謝布（別名喀喇沁）等部。在當時察哈爾部位于山西北方的長城以北，喀爾喀部位于現在的外蒙古烏布薩泊至貝爾池地方，兀良哈部因叛亂為達延汗所滅，配該部牧民于其他五部，鄂爾多斯部位于河套，土默特部位于河套的東北方，喀喇沁部位于現在的熱河省南、河北省北。

一五四三年達延汗死後，其諸子兼孫分有諸部，察哈爾部為達延汗孫博迪汗（長子系統，或譯卜赤汗）領有（一五四四年），稱大汗，據有現在的張家口及多倫諾爾地方。第三子巴爾色與其子袞必里克墨爾根濟農領有鄂爾多斯部（一五五〇年）據河套，山爾色的另一子俺答領有土默特部，據歸化城喀河，貝爾池及克魯倫河下游地方，以後漸次驅逐瓦刺部，遂發展到烏布薩喀附近。

俺答是成吉思汗王朝最後的一名出色人物，他于一五五二年擊敗瓦刺部奪回和林，並從科布多把瓦刺部壓迫到烏倫古河與喀喇沁河線上，

瓦刺部中的土爾扈特與和碩特兩族不得不向西方奔竄。同時他還數侵明邊，一五二九年劫掠大同，一五三〇年進寇甯夏、宣化，一五四二年殺明參將張世忠，一五五〇年迫北京近郊。他的曾孫薩囊徹辰是蒙古源流的作者，爲有名的蒙古史家。

但韃靼的政權雖經達延汗一廝統一，他逝世後不久又形分裂，蒙古民族的一大弱點，是家族中遺產分配的慣習，達延汗所創立的事業，經其諸子衆孫分割，成爲家族聯邦，而此一聯邦不久都各行其是，例如察哈爾一支當時在形式上是家族聯邦的盟主，可是其他諸部各有發展，漸漸地與其遠離，尤其是喀爾喀部，在一六〇九年之交，格呼森扎的曾孫休爾衣，烏巴夏已向西發展，據有瓦刺故土的中心基爾吉斯泊與烏布薩泊一帶，一六二〇年至二三年間並于喀喇希爾齊斯河，塔爾巴哈台方面將瓦刺人擊退，建立了阿爾坦汗，他不但與察哈爾部的大汗額頑，且亦疏遠了彼此間的關係。阿爾坦汗這一政權一直延續到一六九〇年。但是喀爾喀部強大之後，又自行分割，休爾衣烏巴夏的從兄弟賴琪汗也曾擊破瓦刺人，于阿爾坦汗的東方，烏里雅蘇台的西方，其子斯帕提遂以此地建立了孔薩克圖汗，格呼森扎之孫土默根于額格河上游，色擺格河畔鄂爾深河河源地方建三音諾額汗。土默根之弟阿巴岱建土謝圖汗，其領地以鄂爾深河與三音諾額汗分界，地當土拉河河谷，至今日的庫倫一帶。就他們的家系的尊卑上講，三音諾額汗最初曾臣事土謝圖汗，到了一七一四年始與土謝圖汗立于同等地位。格呼森扎的曾孫休魯衣于克魯

這五個汗國雖都是格呼森扎的後裔，但他們各自爲政，互不相屬，阿爾坦汗羅布桑（一六五八—九一）且于一六六二年攻其鄰邦扎薩克圖汗，引起土謝圖汗與其他蒙古王公的聯合，擊潰阿爾坦汗。阿爾坦汗後雖得到外部勢力的支援（準噶爾部與北京宮廷），一度再恢復其地位，但在一六八二年爲薩拉克圖汗乘虛攻入，身被生擒，一六九一年阿爾坦汗滅亡。他所領的科布多一帶，後爲瓦刺人奪回。喀爾喀至此乃只餘四部了，這四部便是今天外蒙古地方的主要部族。

被喀爾喀部壓迫而西向的瓦刺蒙古，其聯合的四部族也漸次分立。十七世紀初葉綽羅斯、杜爾伯特及其附庸渾特土爾屬特，和碩特在政治上已經分離，這四個部族的總名稱爲杜爾奔瓦刺，即四聯合者的意思，他們原係左翼蒙古原語左翼爲「準噶爾」（即左手之意），因此準噶爾又爲他們的代名詞。

，這一代名詞到後來竟爲四部族中的支配部族緝羅斯所獨佔，因此準噶爾又係緝羅斯族的代稱。根據Pellet的考據，緝羅斯、杜爾伯特、輝特等三部的諸王公同出一門。土爾扈特由蒙語^{borgbar}的複數形^{torgbaus}轉來，意爲護衛，哨兵，（註五），據他們自己宣稱爲吉凱烈伊特王的後裔（註六），和碩特自稱爲成吉思汗烏萬策爾的支裔。

十七世紀初葉，瓦刺四部被阿爾坦汗壓迫，變成廣汎的民族潮流，斡羅斯從科布多地方被壓迫退向葉尼塞河上源，土爾扈特又為斡羅斯所壓迫，不得不向更遠的西北移動，一六一六年土爾扈特部長渾鄂爾勒克，棄準噶爾地方，越過鹽海，裏海北方的哈薩克草原，開始向西運動，渾鄂爾勒克曾擊破哈薩克中部落與腦益依人的截阻，一六三二年到達窩爾加河下遊，一六三九年征服了裏海以東的土克曼人，一六四三年渾鄂爾勒克率天幕五萬餘的部衆移于阿斯特拉汗附近。他們自一六七三年起與俄羅斯造成友好關係，俄羅斯人曾利用他們來征伐各回教汗國，一六九三年他們為俄人討巴希基爾族，再遠征腦益依人。一七二二年彼得大帝曾以盛大的儀禮迎土爾扈特的遠征軍于薩拉托夫地方。土爾扈特汗國在此時非常繁榮，其據地由烏拉河至頓河，由察里津到高加索。

和碩特被喀爾喀人壓迫，也漸退向西方，遊牧于現在斜米地方、宰桑湖四週與額爾齊斯河沿岸。一六二〇年左右，部長保伊貝古斯叛歸西藏喇嘛黃教派，他信仰極誠，由于他的勸導，綽羅斯、土爾扈特、杜爾伯特三部部長，均派子弟到西藏留學。一六三六年保伊貝古斯之弟顧實汗移向青海，據有青海的四週及柴達木一帶，後且入藏。一六三〇至三六年間，西藏黃紅兩派爭衡，顧實汗爲了援助黃教派，結成神聖同盟，參加此一同盟的有游牧于齊桑湖及斜米一帶的其侄玉奇爾東及阿布拉伊台吉，據有烏倫古河，喀喇額爾齊斯河、額敏河、塔爾巴哈台等地方的綽羅斯部長巴圖魯、洪台吉，還有正在遠征鹽海、裏海北方的草原之土爾扈特部長弗力烏魯克等。他們由顧實汗率領，于一六三九年左右進兵西藏，占領拉薩，攻潰紅教，派出達賴喇嘛那班羅布桑。自此以後，顧實汗遂成了青海、柴達木以及西藏的實際主人。一六五六年顧實汗死後，傳至拉藏汗，一七一七年爲綽羅斯部襲潰。隨顧實汗東來的和碩特部與其他三部始終留牧青海。至于宰桑湖附近及額爾齊斯河一帶殘留的和碩特部，內部不合，一部被迫由阿布拉伊率部北移與土爾扈特爭烏拉爾，窩湧加爾河間的草原，一六七〇年曾乘虛生擒土爾扈特部長普希支克。

滿加克，但不久阿布拉伊爲土爾扈特捕獲，部衆潰散；至于留在齊桑湖的玉奇爾東統率下的部衆屢受綽羅斯部長噶爾丹的侵略。一六七七年玉奇爾東死，部衆一部服屬於噶爾丹，殘餘的奔向青海。

綽羅斯于一六二〇年頃被喀爾喀蒙古擊潰，其一部與杜爾伯特的一部合流，逃往西伯利亞，現在于蘇聯的鄂畢河上游再建「瓦刺自治共和國」（註七），至于綽羅斯部的主要部衆與其同盟者杜爾伯特及輝將的大部分則移向塔爾巴哈台一帶，漸次地建立起準噶爾汗國。

準噶爾汗國的最初一汗是哈喇庫喇，他爲了阻止部下的崩潰，認爲與其困守塔爾巴哈台不如待機圖霸。哈喇庫喇一六三四年死，子渾台吉（在位期間一六三四—五三年），繼承父業，于額敏河畔營石造首都，據 Courant 說：「渾台吉有時在新都，有時在伊犁，有時出屯科布多西南，他喜歡以莊嚴的威儀接見異邦諸王與西伯利亞的地方官，這位遊牧人民的戰士變成了立法者、農民、商賈之王」（註八）。

渾台吉首先擊敗了哈薩部的大部落，向西部發展。一六五年渾台吉死，子僧格嗣，一六七年爲其弟等所害，渾台吉的第四子噶爾丹（一六四五年生，曾被送往西藏達賴喇嘛處出家，一六七六年被特許還俗，自拉薩歸），殺篡奪者僧津，自取汗位。（註九）

噶爾丹登位後首先擊潰了齊桑湖附近的和碩特汗王奇爾東，併其部衆，漸漸地成了伊犁至科布多間準噶爾王國的主人。杜爾伯特與殘餘的和碩特部，渾特部全服屬於綽羅斯王家，噶爾丹乃漸次向中亞征服之途邁進。

他先着手于喀什噶爾，此時喀什噶爾方面和卓神聖家族已漸次把羌汗台一門的諸汗權威壓倒，但和卓亦分有白帽、黑帽二派，分據喀什與葉爾楚互爭。一六七七年白帽派主和卓阿巴克爲黑帽主伊司馬益爾汗驅出喀什，阿巴克奔往西藏，請達賴喇嘛救援，達賴喇嘛遂令己統一了天山北路的噶爾丹出援。噶爾丹此時正想向外發展，立即驅兵佔據了喀什，拘捕了伊司馬益爾汗。

保大變節與越局展望

袁懷德

由帝國主義起家的法蘭西，仍然瞞做其殖民夢，她剛纔在盟國的協助下擺脫了

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已經由民族自覺跨入民族自決的實行階段，然而

希特勒的枷鎖，立刻又想以同一枷鎖套在另一民族的頭上，於是演成了邊緣

送往伊犁（一六七〇—一八〇年），並攻下黑帽派所據的葉爾楚，把白帽派的和卓阿巴克安置在那裏，阿巴克雖恢復了他的地位但實質他已經成了噶爾丹的汗的地方官。一六八一年後噶爾丹且進圖吐魯番、哈密。此時滿清已征服了全中國。噶爾丹的向西向南的發展既已成功，也熱望着團結全體蒙古民族，步勿必烈的後塵，再向中原問鼎，偏偏天假以緣，喀爾汗，突入準噶爾土，並擊斬噶爾丹的一弟。噶爾丹借此口實，立即反擊，一六八八年初攻入土謝圖汗境，在鄂爾渾河的左支流帖米爾河畔，把土謝圖汗的兵打得七零八落，並縱兵進掠額爾特尼召。以土謝圖汗爲首，喀爾喀諸汗（扎薩克圖汗策妄夏甫亦在內），率領部民逃往土默特地方烏爾布通。噶爾丹乘勝追，順鄂爾渾河、土拉河，一六九〇年直迫克魯倫河，喀爾喀全土遂爲準噶爾所據，其帝國已由伊犁到貝爾池，此後噶爾丹且沿庫倫張家口大道，指向內蒙。

從以上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元亡之後的漠北與天山北路是薩班蒙古與瓦刺蒙古爭衡的地方，到明季末葉爾楚蒙古的一支喀爾喀蒙古會一度把瓦刺蒙古迫入西域西部，但不久之後，瓦刺蒙古的一支綽羅斯蒙古又復盛強，于統一天山南北兩路後，復來漠北，迫喀爾喀蒙古潰逃漠南，以致引起滿清王朝進圖西城的動機。

註一 摘 Maurice Courant, *L'Asie Centrale aux XVII et XVIII*,
seccies, P. 14 所述，寫格齊爲瓦刺四部中土爾扈特酋長。

註二 見 Tarihi Rachide, 九一頁
註三 Barthold, Kalmata, Enc. Isl., 七四三頁。當時西方使臣都稱
瓦刺爲加爾滿克。

註四 Courant, *L'Asie Centrale*, II, 11 頁。
註五 Pelletot, *Notes sur le Turkestan, Journaux*, 1930, I, 310 頁。

註六 Pelliot, Lld.
註七 René Grousset, *亞細亞遊牧民族史*第三章
註八 Courant 中注，四六頁
註九 索台吉逝世至噶爾丹登位，其間史實異常曖昧，東華錄、聖武記、Ualla 等記述均有矛盾，此係根據 Courant 中注「書中所述的 Po- ziner 的考證，見該書四八頁，註一」。

不決的法越戰爭，結果讓自己深深地陷在泥潭中；飽嘗被壓迫者反擊的巨掌。日本投降後，領導越人在淪陷時對日抗戰的越南獨立同盟立即起而接收政權，召集全國代表大會；這時安南國王保大因為鑒於民氣昂揚，同時也已飽嘗傀儡滋味，深感乏趣，正式下詔遜位，宣誓永為越南公民，不再做欺瞞人民的工具，改由越盟領袖胡志明出任民主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當時保大這一豁達壯舉，曾經獲得全越人民的歡頌，越盟政府也會頒給他特別勳章。

一九四五年九月廿三日法軍在英軍協助下佔領西貢時，越南已經獨立了

但是法國並不正視現實，籌謀和平解決的方案，一面佯與胡志明政府進行談判，一面挾着犀利武器向越盟區進攻，企圖以武力壓服越盟，恢復她在這片肥美土地上的殖民政權。以後法軍又在我受降軍同意下登陸越北，於是其進攻區域益加廣闊，規模也愈來愈大，發展成爲廣泛的法越戰爭！

本來照法國與胡志明談判的「法越協定」而論，法國除承認越南民族獨立外，若干既得權益仍可保持。我們知道戰前每年法國要從越南剝削而得大量財富，越南的重要生產事業如樹膠、錫、煤等也都是由法人壟斷經營，假使她誠意履行協定，其經濟地位當不會受到影響，至少相當時期內是如此，但帝國主義野心不死，她終於藉口破壞了協定，甘願捲入全面戰爭，於是甚麼都完了，不但每年的鉅額稅收落了空，所有法人投資的事業也都遭到破壞，自食其果，大概不是侵略者意料所及吧！

爲了延續奴役統治，法國不擇手段殘殺越人，進攻越盟，其暴行會遭遭外國記者指責。又爲了補給兵員的不足，法軍公開違約使用日俘和德俘，然而這些俘虜也都是有人心的，他們不甘爲人作工具和砲灰，所以逃到越盟方面去的就不少。

不義戰爭是沒有結果的，堅甲利兵沒有用，被侵略者還有遊擊戰這一法寶，日本法西斯強盜就曾在中國飽嘗這種況味而被拖垮，現在法國又在步她的後塵了：法軍目前也祇能控制大城市，十里以外的廣大郊區都握在越盟手裏，鐵路和橋樑隨時遭受破壞，交通極爲困難，而最使法國感覺不耐的，是龐大的軍費支出，這是戰後殘破的法國底空虛國庫所不能負擔的。所以她切望着結束這場戰爭，早脫泥淖，然而她又不甘捨棄那落後的殖民思想，企圖利用權術來達到目的。侵略者已經受到牠應得的懲懲了，假使還不早日改弦易轍，那牠還將承受更嚴重的惡果。

二 保大復辟的經緯

因爲使用武力失敗，法帝國主義者又想利用分化慣技，策動組織傀儡政權，破壞越盟的獨立運動。首先扶植了三個偽政權，那就是「南圻共和國」，包括六省；北圻政委會和中圻的安南管理委員會。但是這些傀儡政權在越南人民的眼中根本毫無價值，當然起不了什麼作用，而且在「打狗運動」的行動下，著名奸邪已連續有張庭芝、阮文參、武三英等人被越人暗殺，可見人民對傀儡政權的痛恨，和法國此舉的心勞力繃。

「不到黃河心不死」，在最後絕望前，法國是不肯放棄她這種企圖的，於是她的念頭又轉到了曾獲得越人好感，後來隱居香港的安南邊王保大身上，想利用他組成偽中央政府，號召越人不再支持越盟。其實這是一種幼稚的想法，保大的獲得越人好感，正是因爲他認識時代潮流，自動宣佈退位，假使他一旦變節，甘願擔任傀儡，那越人也必然要把他和一般奸邪一視同仁的了。

爲了達到這一目的，法國利用了所有奸邪包圍保大，於是串成了去年九月的「香港會議」，結果却無疾而終了，又由駐越高級專員波拉特發動，拉攏保大談判，終於說動保大於去年十二月赴法，結果因爲保大沒有自信，不敢輕易返越執政，談判遂致擱淺；但法國還是加緊包圍保大，在他本年三月十五日回香港後，除由奸邪勸駕之外，更使用一切壓力，包括港府的逐客令和美國的居間拉攏，在日夜的威脅利誘下，保大把持不定了，終於陷入波拉特安排的彀中。

本月五日波拉特導演的戲成功了，保大回越在阿朗濱的法國杜蓋特魯因號巡洋艦上，簽訂了法越條約。

簽字的除波拉特外，還有南圻總理阮文春，他是一位法籍的越南人，受的是法國軍事教育，在兩次大戰中都曾爲法國建立功勳，獲有勳章，官位已至准將，又曾任南圻國防部長及總理等職，但他還是不滿足，在這次拉攏保大的活動中，他出力最多，現在終於如願以償，升任了同時宣告成立的越南

保大是重新登上安南王的寶座了，越南也由法國承認「獨立」了，但那是一種怎樣的復辟啊！只不過在法軍控制的城市中，在奸邪的環繞下稱孤道寡而已，沒有人口，和越南廣大的土地更完全無與。至於越南的獨立更是可笑，據聯合社香港五日電：「此項協定並不規定越南完全獨立，法國仍在經

濟、外交及軍事方面，保留一部份權力」。當然這完全在我們的預料之中，而且我們以為那被保留的一部份權力，將十分廣泛而強大，但法國以這樣的「獨立」交給保大，却要叫他去號召越人擁護，一點不覺得妥，却是幼稚得值覺奇怪的了。

在法越條約簽訂，新中央政權成立的同時，新政府就頒佈了兩項法令，其中第一項明白宣佈：「由於實際戰爭狀態的存在，越南人民主權的行使暫告停頓，為使越南三圻成立臨時中央政府所絕對必要者」。未曾享受到獨立的幸福，先就要喪失行使主權的權利，已經在越盟領導訓練下覺醒的越南人民，怎會滿意這種對外屈膝，對內奴役的政權，而服從其統治呢？

二 越盟的現狀

要研究越南問題，就不能不明瞭越盟的情況：越盟自從制壓了法國的軍事進攻，將她圍困於各個城市之後，目前已跨上建設之途，準備以建設來加強力量，以備進行反攻，把殖民者澈底趕出越南去。

先由軍力方面來說：一九四五年越盟軍總數不過兩萬人，經過積極的擴展，第二年就增加到十萬人，去年更達到廿五萬人的驚人數額，另外還有若干地方性的民兵和自衛隊沒有算在裏面。反之，法國限於國勢，軍力無法再為增加，計一九四五共有十六萬九千人（包括日軍與越偽軍），次年為十一萬人，到去年連德俘與越偽軍在內共有十二萬三千人，由軍力比例的消長，即可尋得越盟愈戰愈強的原因。更兼越盟軍採用遊擊戰術，堅壁清野，避實擊虛，使法方的消耗劇增，據去年九月越盟檢討兩年抗戰成果時宣佈。法軍傷亡共達五萬八千二百八十六人，而越盟軍則僅為九千三百廿一人，成六·二四與一之比；去年冬天法軍在北圻的大掃蕩，據越方宣佈的戰果，法軍共損失九千多官兵，而越軍僅犧牲四百多人，幾乎是廿與一之比；雖然這當中難免有宣傳成份，但法軍比越軍損失大，却是鐵一般的事實。在軍力的發展上，越盟已經獲得了贏取最後勝利的保證。

在政治方面，越盟於宣佈祖國獨立四日後的一九四六年一月六日，就舉行全國性普選，參加投票者達全人口百分之六十。旋即於三月三日舉行第一次國會，批准建立全民抗戰的聯合政府計劃；十月廿八日舉行第二次國會，通過人民民主憲法。去年政府根據憲法擴大基礎，延攬越盟以外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參加，聲勢益加壯大。而越盟在這種開明的措施下，更獲得國人的

擁護，現在參加為盟員的已近千萬人，幾達全人口二分之一。政治的民主，鞏固了越盟的地位，也保證了越南爭取獨立戰爭的勝利！

越盟政權成立後遭遇的最大難關是經濟方面，在法日長期的統治壓抑下旱災，有幾十萬人因糧荒流離死亡。經過越盟政府的努力，以「不讓一寸土地荒蕪，不使一隻手臂閒置」的口號相號召，展開反飢荒運動，並改進農業技術，實行土地改革，很快地就克服了危機，如今越盟政府的經濟基礎已經是很穩固的了。

雖在抗法的戰爭中，越盟政府並沒有停止教育民衆的工作，在一年內就掃除了全國七分之一的文盲，普遍地提高了越人的民族觀念和獨立意識。總之，越盟正在多方面地推動越南的獨立事業，而越南人民既經統治者的桎梏中解脫，獲得真正的自主，也從衷心裏擁護這他所認為自己的政府，在上下齊一的耕耘下，短期內我們將會看到越南獨立的奇葩，茁壯地開放在國際桔壇上。

四 徒勞心力

法帝國主義者為圖早日拔出泥足，慚費盡心力導演保大復辟的悲喜劇外，更進行分化越南內部的少數民族，企圖用這來打擊越盟的力量。已經見諸事實的是今年三月一日宣佈接受所謂高棉（東埔寨）和寮國（老撣）參加法國聯邦，三月四日扶植成立「泰人聯邦國」（包括越北四省），及策動建立「僑人聯邦國」、「蠻族國」，並唆使印尼族和占族獨立。但諸此舉動，在越盟政府民族平等原則的施行下，除收買各族的少數敗類外，實一無效用，如寮國和高棉，就在最近成立了人民政府和會議，參加越盟領導的反法鬥爭。

至於保大復辟對越人的影響，我們只要比較一下他和越盟這兩個政府的性質——真正獨立和傀儡政權，民主和專制——就可得到答案了。連到香港去參加拉攏保大的波拉特代表古索和加普也對阮文春等越好表示鄙棄，認為毫無用處，而稱讚胡志明為天才和有力量的人物，可見法政府的這一舉動，完全是狗急跳牆的表現，她自己對這也是一無信心的。

保大是復辟了，但越南人民仍將集中在胡志明的旗幟下，鬥爭到殖民者勢力的根本退出越南。歷史將證明統治者的任何違反民族自決、民權自主的詭計，都是徒勞心力的！（一九四八·六·二十·上海）



半封建的土地制度是——

日本經濟問題的真正癥結

孟憲章

日本經濟的特徵，是工業飛躍發展，而農業却非常落後，甚至呈現衰退的現象。而在工業中，又最輕工業特別是紡織工業非常發達，而屬於重工業之五金業與機械業等却落後。其癥結所在，實由於半封建的農奴制，仍在農業經營中，佔絕對優勢。農民所繳實物地租，普通在收穫量百分之五十以上。農民終歲辛勞，不得一飽，絕無力量亦無興趣去改良經營。除受這一種主要形式的封建剝削外，又受獨佔資本與其代理人收買農產品抑低價格與出售商品抬高價格的剝削，受農村吸血蟲高利貸者的重利盤剝，並受獨佔資本與封建地主的聯合政府為不斷擴軍而加的重稅負擔（日本農民負担租稅，比市民要高出三四倍）。在這幾種奴隸式的剝削之下，遂使農民「幾為債奴種，為債工作，為債生活」，終身「逃不出債獄」。使農民無力畜養牲畜，更談不上採用機械，像牛馬般終年胼手胝足的去工作。使農民常賣女為娼，勉強生活。使日本佃農抗爭（一九二五—二九年平均有二二五五件）與米騷動事件，與年俱增。日本農業的生產力，被不合理的土地關係，桎梏得日漸停滯甚至衰退了。所以日本的農村人口雖遠比市民多，而農業生產反比工業少數倍。因為脫離農村生產的自由的低廉的勞動力的過剩，所以不需高度技術的特別是利用女工童工的輕工業，尤其是紡織工業，特別發達。因為農民窮得連牛馬都餓不起，自更無力購買機器，於是鋼鐵業與機

械製造業，遂遠比輕工業落後，使整個工業部門之發展，呈現不平衡狀態，因不得不靠軍事訂貨以資維持。

在日本，為什麼構成資本主義的全部生產關係不可分的構成部分的土地所有形態仍是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而地租形態，仍是半封建的地租？這就不能不追溯及明治維新的特徵。明治維新，嚴格地說，並非如歐洲十八、九世紀推翻封建社會的資產階級革命。這一革命至少在主要的部份中，都沒有資產階級與農民參加。革命的主體，是薩、長、土、肥等數強藩的力量。在薩藩志士的指導下，獲得了豪商豪農的贊助，一舉而獲得成功。因此，在明治維新時，資產階級性的改革，並沒有能佔據支配的地位。在這次改革中，最主要的不外在「王政復古」的標幟下，要求封建領有性的全國統一的實現，而封建領有形式，反藉之得以鞏固。從前諸侯與農民間的五公五民，乃至八公三民的貢租，無論在質量兩方，都依原樣由新政府繼承。因此，明治維新一方固乘着本國與外國資本主義接觸，為日本資本主義開闢了一條康莊大道。另一方却相當保存了

農業生產力停滯而衰退，遠落在其工業發展之後。根據一九二六年統計，僅佔日本土地所有者一○七%，擁有土地十海克特以上的大地主，不過五萬家，竟佔全耕地面積的二四·三%。而僅有土地○○五海克特以下的農民，共有四九七八〇〇〇戶，佔土地所有者數四九·七八%，但僅有全耕地面積八·九%。而且此種地權集中情形，隨着中農之沒落與貧農佃農之凋敝，而逐年擴大。

日本農耕規模的細碎，是世界聞名的。據「日本農業的分析」一書所顯示：德川封建制下的封建主義。牠祇是在資本主義諸關係壓力下所發生的封建主義修正運動。牠所形成的祇是資產階級的發展，更為柔軟的封建主義。祇是因為社會構成的農奴制在形式上解體而身分階級消滅，武裝侍臣的權力組織崩潰，土地買賣的禁制解放，在工業方面

資本制生產在支配的貨幣經濟和商品流通漫濶於農村，所以又和典型的封建土地所有和封建地租有別，被稱為半封建制。此種半封建制，因妨礙了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即在新生的工資勞動關係上，也烙印上了半農奴的榨取關係。這就是近代日本所以成為獨佔資本與封建地主聯合統治的社會經濟背景。

日本農民，既普通連耕畜都養不起，一切農作勞動，幾都以體力爲之，其農具之極端原始，可以想見。因之，對於每單位面積耕地，便需要付出極大的勞動力。如以機械耕一「反」地，只需四〇—五〇分鐘，但用手則需五日之久。因此，說明了現代的歐化日本，和其他亞洲落後國家很相似，且亦表示了日本農業停滯狀態。

日本全部農業人口，一九二八年爲五、五七六、〇〇〇戶，耕地爲六、〇三五、〇〇〇英畝，耕地僅佔全國土地面積一七一、一九%。但美國佔二五%，奧國佔三七%，法國佔四二%，意國佔四三%。所以說日本農業的生產力，被其不合理的生產諸關係桎梏着，不惟不能發展，而且日漸衰退了。據專家估計，倘日本土地制度改革，並採用機器耕種後，日本農業收穫量可增加二三倍。那麼，日本現在所宣傳食米不足約五分之一的情形，可改善了。日本廣大的農民生活改善，購買力提高，國內市場擴大了，便用不着拼命的向海外掠奪市場同原料了。日本農民可普遍使用機器，日本重工業發展便

日本農民，既普通連耕畜都養不起，一切農作

有基礎，再用不着全靠軍事訂貨來維持了。

日本經濟的惟一出路，是一方面解散財閥，一方面實行土地制度改革。過去日本帝國主義，爲了要掠奪海外市場並緩和國內階層矛盾，便大聲疾呼的說，日本人狹地狹，「滿洲」和南洋是日本的生命線，爲它對外侵略找一個經濟根據。但日本經營台灣五十年，移民不過佔全台居民二·五%，經營朝鮮四十年，移民不過佔全鮮居民二%，經營我東北亦四十年，殖民尚不及全東北人口一%（旅大除外，一九二八年爲十萬二千人）而且移植者，浪人職員與商人佔大部份，農民却非常之少。而逐年歸國者，且往往超過出國人數。（足見日本人口問題並不嚴重。但我國居然有爲日本對外侵略作辯護者說：「日本有七千萬人，不能不讓他生活」哪！）

日本可耕地面積，只有華盛頓一州大，而人口却將近八千萬，佔美國四分之三，解決人口過剩最有效的辦法，就只有移民」哪！這簡直是替日本帝國主義義義務說教啊！

日 本 的 土 地 改 革

潘 世 憲

「土革」的呼聲，現在已經響徹了大半個地球，在第二次大戰以前，許多殘存着舊封建勢力的國度中，本就有土地改革的必要。經過多年的大戰，土地兼併的情形隨着戰爭的發展，也就日甚一日，到現在，不論在戰勝國或戰敗國方面，改革土地制度問題，已經都成了重要的內政問題了。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幕府藩閥的政治勢力

爲新興的資本主義者所奪去，於是他們逐漸離開都市，把他們政治的經濟的實力都安放在鄉村，以「天皇」爲首的少數大地主堅牢的拖住這種封建落伍的土地制度便形成了日本封建的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因素。

日本的地主既然從封建關係中繼承了多多少少的政治上權勢，於是在土地關係上對他們的佃農們就行使着高壓的土地支配權，佃租之高，使一般日本佃農都過那殘酷的非人的生活。雖然在高壓政策之下，日本農民爲了生活，還是不斷的與地主鬥爭，重大的暴動事件，也發生過不少次數。

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一年）以後，日本政府爲了緩和農村的佃農對地主的鬥爭，也會經發起「創設自耕農運動」。到一九二六年（昭和元年）還頒

佈過兩次農地改革法，但因一半政權仍掌握在封建地主手中，因之，與解散財閥一樣，同歸失敗，自屬意料中事。即美國紐約先鋒論壇報亦著爲社評，批評日本之「經濟改革，只能在紙上施行，農地改革方案，雖已通過，然自地主方面取得而交於農民之產業並不多」該報於結論中並謂：「大部份日本官員及從事壟斷之資本家聯合統治之日本」有任何真正之改革。此等官員能接受麥帥擬議實行之政治改革，而在表面上佯爲合作，然彼等可以憑藉反對經濟改革而於暗中破壞，使政治改革毫無意義。彼等認爲如無經濟改革相輔而行，則政治改革毫無作用。」實施澈底的土地制度改革，再配合以解散日本財閥，是使日本經濟民主化，隨之，政治眞正民主化的惟一道路，是消滅日本帝國主義，保障遠東和平的不二法門。但這裏爲獨佔財閥占優勢的美國獨佔對日管制絕對辦不到，要倚靠日本乃至全世界廣大的愛好和平的人民，共同用力量去爭取。

佈過一種辦法使佃農可以以低利向政府貸款購買耕地，貸款可以分二十四年償還，辦法是訂出來了，佃農究竟貸了款向誰去購買耕地呢？所以這辦法行了十九年以後，在自耕農的耕地面積數字上，僅只增加了二十五萬町步（一町步相當於我國十六畝強）。所以說在以日本天皇制度為靠山的封建勢力仍存在於日本的時候，任何解決日本土地問題的辦法，都只不過是幌子，日本天皇及其他藩閥繼承人不願剝奪他們自己的政治的經濟的既得權益，所以也就永遠不會澈底的來執行「土革」。

日本投降，聯合國在受降的時候，首先提示出要在政治經濟各方面使日本民主化以防止擴張主義的復活，這當然也包括着農業方面的土地問題的。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麥帥總部向日本政府發出了「解放農奴」的訓令，十天以後的幣原內閣的開議便決定了農地調整法大綱。由這一點上說，日本戰後所行的「土革」，實在是被動的，由外壓出來的。

幣原內閣本來就是日本封建殘餘集團，所以還只是在忖度麥帥心理的情況上，以溫和的辦法來維持地主們所既得的權益。他們所擬訂的辦法（農地調整法）主要的有二：（一）加強創設自耕農，（二）以金錢繳佃租，及（三）刷新農會及農地委員會之組織等三項。在日本農林省接到麥帥的訓令以後，滿以為要認真的實行改革土地制度，所以決定

到了幣原內閣開議中就變更了，把三町步的最高限額提高到五町步，又把強迫轉讓的數額減少到九十六萬町步。結果，地主們以分家或其他違法的手段仍然控制着他們原有的土地，自耕農的數量毫無增加。至於刷新改組農會及農地委員會等組織，佃農們當然更不是地主們的敵手，許多地方農民就根本不敢與地主來競選，投票的棄權率也非常高。再以農地委員會組成以後，處理農地糾紛的實際例子來說，例如長野縣上伊郡西春近村的農地會，在半年中調停的糾紛事件計一百十一件，縣知事認可的也有八十四件，但是完全解決了那糾紛的却僅只有一件，其餘都是無法解決的。

日本地主的反動情形，報章雜誌中亦時有記載，最引人注目的，要算大阪地方，竟有原任大審院推事的人等出來組織「地協會」，大分縣的地主勾結政黨幹部組織「地主組合」，這些死不肯放棄封建觀念的頑固份子，始終是在阻撓着土地制度改革的工作。

因此，雖然有日政府第一次收購土地及第二次收購，但總計還不到計劃的百分之二十三。新潟、栃木、千葉、神奈川等縣收購的連十分之一都不到

除不在地主之外，全國平均三町步以上的在村地主的出佃耕地，都應該由政府收購來分配與佃農耕種，同時在全國佃耕農地二百七十萬町步中應該強迫的意見，他說：「我的土地不是無理由的收奪農民的，而是我的祖先開墾那些低濕地所得來的，雖然因為我家的拓墾土地增加不得不多用佃農，但是我負擔着很重的公賦公課及水利費，土地改良費等，倘政府收購去分配給貧農以後，這些水利費土地的改良事業費等恐怕就沒有人來支付了。」他說這話的意見是想以「實行土地制度改革以後，必然影響土地的改良，亦即影響米糧的增產」的話來嚇政府，那知道這些話也正是日本保守的政府當局所自己想說的。

蘆田組閣的時候，社會黨左派的組閣條件裏還有一條「實行第三次土地改革」口號，但是這條件僅只是寫入了三黨政策協定裏，到現在並沒有看見將要如何實行的動向。第二屆國會也將閉幕了，這一條改革土地制度的法律也沒有看見提出討論，再看關於其他如修改勞動法規等問題，社會黨左派在入閣以後，也只有妥協而沒有鬥爭的勇氣了。

如果從美國對日政策的轉變看來，日本的土地制度恐怕又會回到一九二六年的情形。這次日本「土革」的動力是出自同盟國方面，而在同盟國方面執行管制日本的麥帥對日本土革的問題，如果是沒有必要和興趣的話，這次的土革還是會有頭無尾的。

日本資本主義的重建與農地改革

日·野·原·廣

以後進國出發，經過不徹底的產業革命，而迅速發展的日本資本主義，其必然的結果，具有極多的內面的矛盾；特別在近代的工業生產部門，是採取了被稱為「資本制其頭，先資本制其腳」的畸形的形態。就是說，在生產財生產部門，由財閥資本支配着；消費財生產部門中的衣料部門，雖由商業資本的產業資本相當，但其依存的勞動市場，是由以寄生的大土地所有與零碎農耕為特質的農業生產部門流出來的所謂家計補助的勞動力形成的。這種低工資基礎，一方面招致了生產原價的低水準，同時，牠又妨礙工業生產部門的近代化，並且招致了國內市場的狹隘化。這樣，包括對原料及機械輸入的國際支付的必要，國外市場的擴張就成了絕對的需要。由上述，已可明瞭：日本資本主義的軍事的性格，這點如果不加以徹底的改革，日本的和平民主是不會建立的。

第二個問題，是在農業生產部門本身。作為日本農業的特質，首先可予指出的是，耕地面積的小與農業人口的稠密化。這是說，在國土總面積中僅佔一五·七%的耕地，在耕地每方公里有農業者二三五人集中着，其每人平均耕地不過〇·四三英畝（一九三八年調查）。這樣的每人平均耕地，如與外國比較，則等於德國的五分之一，法國的六分之一，美國的三〇分之一。那末在這樣狹隘的耕地面積上，產生了怎樣的耕作關係？如果依據戰後農地改革實施前農林省的調查，則町步一町步等於一六·一四一五英畝。再者一六·一四一五英畝以下的農家佔三·四%，一町步以下的佔三一·三%，五反步（一反步爲

町步的十分之一）以下的佔三九·二%；農家總數中九三·九%是屬於一町步以下，並且七〇·五%是屬於一町步以上的。而且這種傾向，比了戰前更顯著化，再看土地所有關係，出租耕地一町步以上的土地所有農家，僅佔農家總數的三·八%；但從他們承租農地的自耕兼佃農佔三八·四%，佃農佔二八·七%，合計達六七·一%（一九四六年農林省調查）。其結果，成爲全體收穫物六〇%的實物佃租，招致地價的高漲，而且阻礙着農業生產的近代化。換言之，日本的農業生產，既不能走美國式的企業經營，也不能走普魯士式的地主自己經營之途，祇招致了以小農的自己勞動及家族勞動爲主體的生產力的低位性，並且在與工業生產部門的雇佣率的關係上，招致了農村人口的不斷的流動。由這個農村人口的流動所見的人口過剩傾向，始終是相對的，其傾吐之途，一方面是在工業部門，一方面是由農業部門自己內部的寄生的土地所有的開放與耕地。

戰後日本的農地改革，如衆所知，在時期方面是經過了二個階段的。其第一次，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由幣原內閣提出的，可是被麥帥司令部指摘着其保守的性格，後來在第二年即一九四六年七月吉田內閣之下被擬成的第二次改正法案，在同年九月第九十屆議會通過後，從同年年底起即進入實踐的階段。把這二個法案的主要點加以比較，則如左：

項	目	第一 次 法 案	第 二 次 法 案
不在地主的保有土地	在村不耕作地主的佃	五町步（北海道爲十二町步）	一町步（北海道爲四町步）併有自耕地時爲三町步（北海道爲十二町步）
收買土地機關	農地委員會的組織	農 地 委 員 會	國 家
實施期間		五 年	二 年
佃 租	現金繳租及實物繳租制	現金繳納制	以文書訂立
租佃契約			

（註）一町步等於一六·一四一五英畝。再者一六·一四一五英畝以下的農家佔三·四%，一町步以下的佔三一·三%，五反步（一反步爲

面積的擴大，才能解決的。由上看來，祇有土地問題的徹底解決，才能使佔日本人口過半數的農民的生活安定，才能使農業生產力增高，才能進而解決所謂「過剩」人口問題。

總之，前資本制的生產組織與土地所有關係的改革以及耕地面積的擴大，這便是日本農業再建的當前課題。現行農地改革，究竟是否與這些客觀要求相符？

第二次法案比第一次的，很明顯地是進步得多。因爲按照第二次法案去實行，寄生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大量地被減少，不在地主的土地可以全部被收

這點，現在各家的意見還不一致。但是，嚴密的意味上的隸屬關係，姑且不說，可是封建的相互關係是存在的，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在從前，這種關係是通過耕地而結起來的，即使在農地改革實施後的現在，據說還是「通過山林、牛、馬等的利用而被保持着」。（前揭「文化評論」）。這個關係，是傳統的一種主從關係，因此，除了農民運動的影響力漫透着的地方以外，地主方面的反擊是比較容易奏效的。戰後曾一時表示後退的潛勢力，最近則已轉為顯著的反對運動：以地主、富農、果樹園所有者等為主體的「全國農民組合」的活動，以及站在這個基礎上的保守農村新黨的胎動，階級的農民運動的主導體「日本農民組合」內的左右二派的抗爭及分裂等等的報導不斷地傳出。這樣的傾向，代替了過去的站在地主的利害上的農業會，通過一九四七年八月起開始的農業協同組合的組織，而愈益明顯

起來了。這事由於下面的最近報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朝日新聞」），而更容易瞭解；這個報導的內容是：在相當村政運用的農民委員會之中，只有在管農運着指導力的地方，才能够進行着典型的農地解放。

二、一般農民階層的貧窮化 由食糧價格的騰貴而招致的所謂農村景氣，實際上只屬於中農以上階層，至於大多數的農民，則除了供米的價格低於實際生產費的這種苦痛之外，「供米未滿的農家，甚至非把耕馬賣掉以行最後的供米不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朝日新聞」）。農村的階級分化，毋寧在加緊地進行着。關於這點，這裏有一個資料足資證明，根據山梨縣農業會所作的各種規則的經營的農家的現金的調查，以現金支出的平均比率說，對農業資材的支出，富農為 30% ，中農

為 22% ，貧農為 17% ，可以食糧消費說，貧農為 40% ，中農為 26% ，富農為 18% ，這表示零碎經營的農家的縮小再生產，也表示着「食糧生產者即係食糧購買者」的現狀。再據另外的調查，則「生產手段及生活資料的六五—七〇%左右，是要在黑市購入的」。（前揭「朝日新聞」）這是農村的現實情形；其對商業市場的依存，變獨佔價格的剝削，這種情形依然在侵蝕着農村經濟。對於土地出售的價格，以每反步說，水田為九百七十圓，旱田為五百八十圓，因此，如果要有一町步左右的土地，這對於貧農是一種相當的重負。這樣，他們所待望的獲得土地的機會，被下面的這種現狀所阻礙着，即：「期之於通貨膨脹，因為他們沒有這筆錢，要叫他們一時付出四、五千圓，他們根本付不出來。與其分年償付，不如由國家貸給。」（前揭「文化評論」）。

三、相對的人口過剩的增加

在戰後日本的農

村人口中，有一種顯著的傾向，即專業農家の增加。據一九四七年八月的農林省調查，農家總戶數，由一九四六年的五、六九七、九四八戶增為五、七〇一、六五一戶（增加四、二%）。無論看過去的那個時期，都係兼業農家佔過半數，可是在戰後，情形轉變了，即變為專業農家的增大了。這原因，除了食糧由自家補給之外，「由於戰災以及其他各種情形，使農業的外部條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更由於工礦業及其他產業的崩潰，而喪失了可以兼業的人，為全體的四二·三%，兼業者為全體的一一·八%，農業長工為全體的〇·三%（一九四六年調查）」。可見農家人口中約有半數，完全不在從事

鬥爭等事上成了中心的貧農階層，在據說業已告一段落，而且在社會化的方向上也有制約的部分都是「對於農業經營，在經濟上完全屬於負號的」（「時事年鑑」）。前揭的「朝日新聞」曾這樣報導着：

「在供米問題、食糧自主管理、反對收回土地的鬥爭等事上成了中心的貧農階層，在據說業已告一段落，而且在社會化的方向上也有制約的現在，是最受通貨膨脹的壓迫與人口過剩的痛苦的人。在長野縣的鹽尻村，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從事於工資勞動。即使想實行多角經營、電化等，可是在資材及資金方面過弱的經濟力，如果沒有更廣的鄰面的打開策，到底是沒有辦法的」。（傍點為筆者所加）

貧農依然作為貧農而殘留着。

五

由於農地改革的實施，而有土地的農民在增加着，這雖然是明顯的事，但是在農地改革本身的不同底與國內耕地面積的擴大並未積極化的現狀（開始計劃的不振）之下，耕地的零碎化依然不可避免。一個新聞記者在實地考察了東北地方的青森、秋田二縣之後會說：「一町以上二町以下的所謂中農階層是有顯著進出，相反地，三町以上的富農階層則表示後退，五反以下的零碎農家則完全看不到。」同樣，在中部地方的長野縣，也有這樣的報告：「形成中農階層的自耕農，在經濟上成為農村的中堅。」但是作為基本的傾向，則有如農林省的統計所示，以一町五反至二町為中心的專業農家的減少，反之，一町以下尤其是五反以下的專業農家的增加，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一方面，寄生的大地主雖然退了，可是富農階層或資本家的農業經營的進出却也看不到。這原因是，由於耕地總面積並未有足以稱道的擴大，地價及地租依然很高，此外，「二町程度的中農階層適於把家族勞動作最高限度的利用，結果，比起三町至五町以上的大農來，生產力雖較低，但在價格

關係上，却是比較有利的。」這是實際情形。以家族勞動為主體的零碎農耕制仍佔着絕對重大的比重，在這裏已獲得充分的說明了。更有值得注意的事，即在這種狀態之下，農村的過剩人口正在「由潛在的形態轉變為顯在的形態」的時候，祇要「對獨立佔資本的發展的制限並不消除」，這問題是不能被

「解決」的；這樣的見解（前揭「文化評論」）已被提出着了。

這種傾向，結果，意味着什麼？這點姑且不去問她，但是，土地問題的解決與否，在決定再建日本資本主義的方向上，是最重要的因素，這點却不能不強調的。

日 本 土 地 改 革 問 題

美 · W. M. Gilman & W. I. Ladejinsky 合作
李 聖 芬 譯

日本的農民常唱着一支老的民歌，說只要有可耕地五英畝，森林四分之一英畝，他就在這個世界以至於下一個世界裏的生活下去了。在一個西方人看來，這個理想實在低極了，但是雖然低，日本人能實現的也只在少數，因為它國小人多，大部分農民貧無立錐之地，而平均的田產是二英畝半。

日本的自然環境對於自己有地的農民是吝嗇之極了。但是他們也只經營着且本一半的土地。其餘的就由佃農與半佃農耕作着，這些人構成五百七千萬日本農家の百分之七十。按傳統來說，他們耕種租來的田地，往往被迫將收穫的一半或一半以上繳給地主。

一個典型的佃農耕地極少，因而在收穫中所佔的部分也極少極少。百分之五十的佃農每人佃地不到一·二英畝，平均數還只及半英畝而已，而另外百分之二十七每人佃地平均一·七英畝。光是這一點就足以說明日本佃農的窮。但是由於租佃的條件，實際上情形更為惡劣。

由於土地求過於供與土地產權與耕作權競爭的激烈，已經使土地價值與租率遠高於土地生產率所應有的水平。地主們充分利用了這些情勢，地租合產已經是常事。除此以外，佃戶須應付其他的捐稅，購買自用的昂貴肥料，置備田舍，田間建築，工具與種子。這部分約合收成的百分之三十不到，除此以外，地主時常隨意解除租佃關係，因此在戰時與戰後比較繁榮的年頭以前，日本佃農的生活正合於一句封建的古話，即「農民要不生不死」。

因此，日本地主不論大小，在鄉或不在鄉，為數極多，並在每一個鄉村擁有巨大的特權與勢力。由於農村長期而激烈的不安，他們又聯合一致，維持現狀。他們操縱地方政治，同時他們在鄉村的地位形成他們在全國權力的基礎。陸海軍的官員就大部來自這個階級，同時各個反動黨派也始終依地主為靠山。

日本地主與西方的不同。他們的資產小得多，而數目要大得多。自然日本也有大地主。全國百分

，起擬一九四六年建立有地農民與農業土地調整法的特別措施。這部分立法為現正進行中的土地改革建立了法律基礎。

改革辦法規定日本政府購買大約五百萬英畝土地，或為佃戶所耕田地的百分之八十，以便以後轉售與佃農。產權的改變將在兩年之內實現。凡不在土地所在村鎮住家的地主的土地均須聽候收買。居住當地的地主可以保留二英畝半為佃戶所耕的土地，但在北海道由於土地較大，地主仍准有十畝為佃戶所耕的土地。由於地主產業如此微小，因此限制如果稍高，可能整個縣的局面竟無影響。地主所能保留的畝數係按戶的單位為基礎，以便防止地主將產業分與家人而逃避限制。

為了使最大數量的土地落入儘多佃戶之手，自耕農的產業也有所限制。在本州、四國、九州自耕農限地七英畝半，北海道卅英畝。如果土地由於一分再分而生產力減低了，或產業係由家庭勞動力在耕耘的話，那末除了特定的畝數之外，也准予耕耘更多的土地。

全國土地委員會擔任。地方土地委員會為改革中的主要機構。它們將在每一村落規劃實際的地段，此項辦法將由代表佃戶產權的政府予以施行。一個地方委員會通常包括佃農五人，非自耕地主三人，自耕農二人，均由每一村落所代表的農民或地主選出。現在這些委員會已在每一鄉村選出，正規劃業在地方委員會之上，尚有郡委員會四十六個，中央土地委員會所訂定的總政策即由各郡委員會在各區執行。郡委員會由佃農十人、地主六人、自耕農四大組織之。中央委員會是個決定政策的機構，由

諸全國性農會所選佃農代表八人及由主要大學選出的專家五人組成。農林部長為委員會的主席。

自然，土地收購方案中的決定因素為價錢。過去日本租佃措施所以粉碎的一部分原因是地價係交由地主與佃戶磋商決定。地主從沒有被迫賣土地，他們這種強硬的談判地位就是一種防止性的價錢。按目前的方案，價錢已由官方訂定。政府購買水田一畝，平均價值三千日元，山田或乾地每畝付值一千八百六十日元。除此而外，地主可得政府津貼水田每畝八百八千日元，旱田五百二十日元。可是每個賣地的地主在本州、九州、四國至多只能獲得七英畝半的津貼，在北海道只能得三十英畝的津貼。

政府將付地主以二十四年定期債券，年息百分之三・六五。

目前耕種為政府所收購田地的佃戶有優先購買之權。他們買地可按政府付與地主的價錢，不過他們無須分擔政府所予地主的津貼。一個佃戶可以一次或幾次清償其債務，但全年攤付不得超過卅次，其年息為百分之三・二。有許多佃戶因目前糧價高漲受益不小，因此買田可能一下支付全部或大部分代價。甚至對於由於通貨膨脹而並無現金積蓄的佃戶也已經不是一個嚴重的經濟負擔。而且，政府業已規定，一旦糧價暴跌，政府可於必要處調整付款。因此買田佃戶之支付加上土地產權的捐稅以及其他經濟負擔，永遠不致超過等於每年收成現金價值的三分之一。再其次，當局勢如此時，政府可減少或取消全部全年的攤付，或採取必要步驟，以減輕新的土地所有者的負擔。「土地改革法」禁止按方案辦法獲得土地的佃戶出售土地，除非通過日本政府機關或按政府所訂之條件。

方案旨在使日本耕種租佃土地的農民百分之八

十變成為獨立的地主，但是即使完全成功，目前佃戶的五分之一將繼續租佃土地。因此減輕佃地的負擔也是改革重要的一部分。地租現在須按規定數量收取現款，不超過穀物收穫的總值百分之廿五，其他收成總值百分之十五。現款付租與減租同為改善租佃情況的要着。過去接收成一定比例收取實物地租使可供銷售的米穀百分之八十五落入地主之手，因為佃戶留下的米大部需供給自己的需要。其次幾十年以來，糧價不斷高漲，地主深受實惠。再其次，實物地租限制了佃戶利用季節性價格變動時機出售其穀物的能力。

當局的辦法並消除了佃戶由來已久的不平。即按口頭協定決定租佃的習慣，按這做法地主可以短期通知停止佃地。今後具體寫明租金、租期，以及其他協議條件的書面佃契須在村當局登記，並與農林部所擬標準佃契相合。

三

這些都是土地改革的主要規定。而任務的最重

要部分是把它們付之實行。

如所周知，在一個為傳統所籠罩的農村社會裏作如此根本的改變，勢必引起巨大的激動。結果日本地主統治鄉村的威脅已引致政客、知識分子以及地主的反抗。保守派知道，緊密的政治與工業寡頭政治的基礎之一就是深植於似乎不變的農村社會中的貧苦而被黑暗籠罩的農民。地主們對於這個有關的問題是完全關注的，他們直率說明他們在論爭中的地位，世襲主義為日本鄉村一種文化與經濟的必

需。

這種農村中堅說會由本間家族的族長予以巧詞

申說，本間家族是日本最大的地主集團。本間家族的十六家在山縣都擁有四千英畝最好的稻田。這些

田都是按日本大多數大產業收購與沒收抵押的辦法，在一百五十年間積聚得來。目前耕種他們這些田地的佃戶都是以前由於飢荒、蕭條以及明治以後封建的橫征暴斂而失去田地的小農們的子孫。

與先天智力較優者的措置。」他們辯稱，地主繳付捐稅，意在爲有災與荒歉時供給佃戶以需要，他們提供了經濟安全，土地所有權實在是這種貢獻很可能的報答。他們預料，一旦如果地主取消而佃戶變成小農而都同樣窮苦，對於社會一般福利不予注意，那末整個日本農村勢將發生經濟與文化上嚴重的退化。他們承認「適當的」土地改革有必要。但是他們要取消目前措施中兩個最重要的部份：買地的官價與強迫收買的規定。在他們心目中改革中現金租的規定已壞得無以復加，而按官價強買土地那簡直是萬惡之尤了。

本間的理論是大多數地主申辯的典型。由他們表明的觀感中可以知道，他們將不接受強迫同意的轉讓。本間家族與土地的密切抱合已維持了二十七代，因而已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觀念。要按土地改革措施的意旨，使他們與土地分開，就是取消他們存在的理由。按他們的族長精彩的說法，本間家族沒有了土地，就成了「世界上最孤寂的人們」了。

局勢的確也不無其悲惻之處。不過事實是不論佃戶由善心的地主的世襲主義中得到什麼，它們也遠不及整個制度的經濟、政治與社會的禍害。如果地主是日本鄉村的知識與文化領袖，那末他們代表侵略的日本極權主義而運用其領導權也不足成爲它持續的理由。族長制度曾在地方與全國範圍內窒息

自由主義與民主，監總就旨在用這種改革取消這種制度。

至於對於土地改革更正式而矯飾的批評係由日本的知識份子團發出。他們認爲，轉移土地所有權並將地租率訂定於現行的市場水準以下，是一定要失敗的。據他們指出，規定的地價僅合黑市價格的十分之一，或者還不到。所以他們斷言，地主將會與佃農成立祕密協定，使多數佃農購地的價格爲新所有者所不能長期負擔，而佃農購得的土地也會暗中再轉售出去，以獲取鉅額利潤。土地改革的反對

者還說，競爭的結果會破壞規定的地租限價。如著名的日本農業經濟學者那須皓即這樣寫道：「高地租（反高地價）是經濟力量的結果，而非任何的政治特權的表現。如我們不認清事實，而將高地租認為封建主義的遺跡，這將是錯誤。如我們忽略了經濟的原則，則民主社會是難於產生的。反之，將造成不民主的或獨裁的社會。」

這些問題當然已爲日本官吏和佔領當局所考慮過，但他們認爲所訂地價及租率低於市價，在實施時縱然有困難，仍勝於將地主所滿意的價格來增加土地新所有人的負擔。在日本當前的財政困難之下，政府也無力以更優厚的補助費來付給地主。實際上現在的日元價值在貶落中，縱然地價提高，地主是否願售仍屬疑問。誠如本間家族的領袖所云：「我們的任務在購地，而非售地。」

官價與市價的差異，尙不致危及土地改革的成
功。能發生決定作用的，實繫於辦理土地買賣的政
府官吏的執行。如法律不使地主的土地強制售予政
府的規定有何變通，地主即無法將其土地扣住不賣
，以待美價或索取較規定水準為高的價格。

實際上，地租的減少甚至已在改革法案所訂的

水準以下，這已經是現成事實。這是戰時和戰後政府統制食物分配的結果。政府的食糧條例，規定耕

者必須將其產品按分派的限額繳納於政府，閒棄的一部份由佃農繳納，以代地主應得的地租。征收機關然後將價款分別付給地主和佃農。為誘導佃農繳納是其限額，征收機關付給佃農的價款遠高於地主。這差額實在是很大的，地主所得的價款，較改革法案所規定的地租應為收穫的百分之二十五的比例折成現款後尚少。維持較低的貨幣地租，無意中支持了食糧配給的持續，這經驗足以昭示，忽略了「經

濟法則」的地租競價，並非是不可取的。還有一種流行的批評，說土地改革法姑息了日本農業的根本缺點——即農業的小經營。他們責備這次改革是保持了小農經營及隨此而生的落後技術，而不加以排除。如一位著作家即云：「日本農業不如機械化，即不足以言進步，但小農經營却妨礙了機械化。自耕農的創立，其本身不能改進農業技術……日本農業之真正民主化，不能期望於小土地所有者，他們是可以被假定為現狀的維持者。農業機械化，及使機械化成為可能的集體農場制度方足將農村導向民主化。如我們不採這一途徑，農村將永遠成為反動與悲劇的細胞。」

誠然，日本農村的根本問題，在於土地的過量細分，致使絕大多數的農田太小，不足維持耕作者的適當生活。麥帥在其土地改革的命令中，以及每一個日本和外來的觀察者，都會強調的這一點。農業與小經營，及與此俱來的勞動技術，常為人用「人口太多，土地太少」這一句話來表示。但機械化的集體農場並不能解決這一問題。這樣的耕作方式將使每英畝的產量減少，而非增加。日本耕作技術之所以不足，僅由於勞動的酬報太少。從土地生產

力的觀點來看，他們的耕作方法已經生產了鉅大的收穫：日本每英畝產田量是全世界最高的。日本農民在每英畝所產的米，為亞洲其他任何產米國家的兩倍；日本的米產率較美國高出百分之五十，小麥和大麥則高出兩倍。

日本農民是在每方吋的土地上用最小心和辛勞的手工耕種，才能維持這種生產力。機械化雖可將農民從苦役中解放出來，但不幸的也將犧牲其高度的產額。此外，機械化尚將造成大批過剩農村的人口，找不到職業。無論大規模的機械化經營係在個體的或集體的基礎上進行，這結果都是相同的。那些主張機械化的集體農業的人，都沒有認清楚這種進退兩難的情形。只能在日本不完全依賴於其自產的食物，從而機械化及其他節省勞動的技術採用之後，產量減低也無妨害，或失業農民已有代替的職業之後，然後這一問題才能解決。

四

地主及其支持者阻礙土地改革的實力，倒不在於他們的雄辯，而在於他們在政府和鄉村中位居要津，地主在農村中的家長式的地位，是最不可忽視的。他們在足以決定改革成敗的土地委員中，在人數方面雖佔少數，但他們的權力可以在命中發生很大作用。地主的反對和阻撓，廣大佃農的愚昧無形中幫助了他們。佃農當然決非對於改革冷漠，但其情形如一位日本作家所描寫，「經過長期的習慣，已養成佃農對於法令本身不感興趣。因此領導是必需的。但這很少可能，因為農村中的大多數領袖都是不歡迎土地改革的地主。」地主領導農村對於農民所發生的結果，必然是食糧的嚴重缺乏和糧價飛漲。這些過去的慘痛的回憶，農民們是刻骨銳記的幸

福所陶醉而模糊不清了。土地改革進行時這種普遍的氣氛，如最近盟總官員之所描述，「地主懷着敵意，企圖破壞怠工，恫嚇佃農和政府官吏，佃農則淡漠而愚昧。」

縱然有許多障礙，最近官方關於土地改革計劃進度的數字，仍足令人興奮。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和七月，即在政府購地的最初兩個時期，政府已向地主購得九十萬英畝以上的土地，或計劃購買的總額地五分之一。這數目超過日政府在珍珠港事變前二十年中實施佃農購地計劃時所購土地在數倍以上。但，政府雖按計劃進行購地，政府所購土地中僅有一小部份（六萬英畝）已售給佃農。遲緩的理由是政府要合併個人所有的零星分散以及無數小塊土地，然後再併成一整塊以移轉給其新所有者。合併個別農民的零星土地，對於日本農業是大大的福音，土地改革足以使其廣泛完成。但進行起來是繁複的，易授地主的阻撓以良機。

最近由於和約有提早簽訂和佔領軍提早撤退的跡象，這一定會提高地主的希望並鼓勵他們的延宕戰術。在對日僅作名義上的佔領之時，就不能擔保政府已購得的土地再流返於其原有者之手。所以，到並已以新戶名登記的土地數量。土地改革可能拖延到二年以上，其目標也許決不能全部完成。然而，有一點似乎已經確定了的，即多數佃農，或者還是最大多數，將成為他們所耕種的土地之主人，

的和經濟的革命，並將切斷日本農民與反動勢力和軍國主義的紐帶。

可是，即使農村變革全部完成，也仍不能解決日本農村的全部問題。這是因為日本的可耕地，不足以使其廣大農業人口維持低下的生活程度。如日本的耕地全部平均分配之後，每人的平均土地所有量也僅二・五英畝，較日本農業作有利經營的估計所需數尚少三英畝。以日本的農村面積來容納日本每年所增人口（現在每年約增一百萬人）的大部分，農村擁擠的情形在將來還將劇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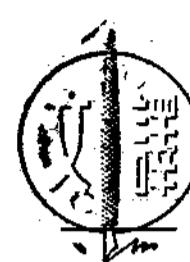
在現狀下，改良而尚非根本改善農業人口的命運是唯一可循的途徑。地主制度之廢除，尚須以推廣農業合作組織來補充。合作組織須存在於每一個日本農村中，由農民以民主方式來管理。稅制也在研究中，期能消除農村和城市人民在捐稅上的不均。問題的最後解決，則必須擴張日本的工商業，

以減少日本對於自產食糧的倚賴，並吸收過剩的農村人口——最後尚有賴於生殖率的降低。

但，注意到日本在農民達成真正的經濟和社會的獨立之前所必須解決的問題，並非低估現階段農村改革的效果。土地改革是向日本封建主義堡壘的一種進攻。健全的農村社會之在日本出現，對於遠東各國是一種啓示。雖則亞洲租佃制的型式，國與國之間頗有差別，但問題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在東方，地主通過經濟制度來剝削佃農，使健全的經濟和社會成為不可能。日本的土地改革是種子，從種子上可以萌芽出東方農村的新秩序來。（譯自「外國季刊」四月號）

從浮浪無產階級問題看戰後日本社會

宋越倫譯



一 浮浪無產階級的發生

如果要瞭解在舊有封建保守勢力支配之下的日本社會現狀，則最好跑到東京上野附近的地下鐵道去看。在那裏，有成羣的浮浪者、浮浪兒、闇之女（私娼）、黑市小販、乞丐、以及盜賊等等，零亂地坐臥在地下道的四周。在高物價、低收入的壓迫之下，即令用盡方法為維持生活而鬥爭，但大多數的勞動市民是無法解決其因高物價而引起的生活的困難的。於是，勞動的波狀攻勢就像深沉的底流那樣地在進行着。在另一方面，由「竹筍生活」（藉典賣衣物維持生活之謂）而終於成為赤貧的下層市民，復大量地自生產關係顛落與脫離，大批地成爲大都市的寄生者，墮入所謂「Lumpen Proletariat」的階層去。

與勞動者以勞力為唯一商品，藉以維持其生活的事實相反，所謂「闇之女」完全以肉體為商品而加以出賣，以出賣勞力維持生活的事實，在這些人們的意識之中已不存在。在Lumpen階層中，甚至有以博取人間的同情與憐憫，來作爲其主要的生活手段的：醜惡的容貌、不潔的服裝，凡此種種，均已成爲維持生活的資料。在現實生活的鞭撻之下，他們久已失去正常的生產意識，以反社會性及寡鮮廉恥爲主要資本，以最廉價、放縱、以至巧黠的生產手段，達成其維持生活的目的。凡是人類所具

有的矜持、階級意識、倫理等等，均已全部揚棄，藉着欺詐、怠惰、安逸、竊盜、妄動等方式，以體味其生之價值。這些人物真是人間的殘渣，社會的塵埃。而資本主義的社會目下正以自身的力量，產生出此種可憎的垢屑。質言之，亦即是失業以及產業預備軍的貧困化，最窮困層的浮浪無產階級化。

二 浮浪者的聚集地

如果說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產生此種浮浪無產階級的主體，則大都市的生活可視之爲此種浮浪無產階級的撫養者。赤貧者以及浮浪者，均各自擁有一其適合於生活之生活環境。根據東京都的調查所得者，在貧困者之中，凡能定住於一定的土地三年以上者，佔百分之六十四，故浮浪者雖無住宅，然亦有其固定的「場所」，其往常浮浪之處，即爲其常住之地。根據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警視廳之調查，在東京都內六九七名之浮浪者中，竟有三百名往常居住在淺草地方，同年十月一日國勢調查，亦顯示在一、一八七名東京都內浮浪者中，約有九四〇名經常流寓在台東區。原來浮浪者以妓寮、菜館、殘飯舖、娛樂場等爲其寄生生活最有利之地點，而趨之若鶩。然因戰後高級菜館的停業、軍隊的解體、其活動的地點，而轉移其目標於車站、寺廟、公園、地下鐵道等附近。根據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東京

都動員學生對浮浪者詳密調查的結果，則知浮浪者的聚集地點約如下述：

地 區	調 查 數 被 人	浮浪者之密 集 地 區	
		男	女
野町宮川町宿所原袋原谷他	1,926	896	430
樂	243	48	195
上大深田新本秋池吉日共	150	103	47
	126	107	19
	105	88	17
	92	85	7
	66	54	12
	53	34	19
	48	20	28
	43	0	43
	42	9	33
	85	44	41
	2,884	1,483	891

根據上表，則日本浮浪者的密集地區，大致可以明瞭。如以男女的性別研究，則「闇之女」之常集地，亦甚明顯。普通如上野、淺草、有樂町等，因每日進出的人數特多，且此等地區復爲東京各種不規則零星商業之聚匯所，所以其成爲私娼以及浮浪者之寄生地，自有其客觀的原因。尤其像以娼妓著名的地區如吉原等地，由於肉體的需要者以及供給者之間所交織而成的緊張熱烈的市場等奪戰，實爲對於現實世態最有力的諷刺。在許多地區之中，以上野爲浮浪者最適宜的寄生地帶，原來在附近既有公園、復有寺廟、黑市市場，以及不必化錢即可住宿的候車室、車站、地下鐵道等等。因此之故，在上野地區，不僅寄生着大批的無家可歸的下層勤

等階級，同時尚包括着多數的乞丐、浮浪兒、娼妓等等所謂 Lumpen Proletariat 的各種人物。終年驅之不去，而且隨着社會情勢的逆轉，此種曠集的人數與時俱增。

三 浮浪者的構成

在過去，所謂浮浪者，多指老弱以及身心不具等缺乏生活能力的階層而言。但在戰敗後的日本，則此種浮浪者階層之構成，其情形顯甚複雜。現在且讓我們就浮浪者的年齡觀察：

浮浪者之年齢構成			
年齢別	計	男	女
1—10歳	87	22	15
11—18歳	465	309	156
19—30歳	1,082	520	562
31—40歳	365	273	92
41—50歳	285	189	46
51—60歳	142	122	20
61—70歳	47	40	7
70歳以上	11	10	1
計	2,384	1,404	897

根據上項調查，可知在浮浪階層之中，幼齡兒童為數甚少。去年五月間一般調查在東京計有戰災孤兒一千四百餘人，其中七八八人業已收容於孤兒院中，故尚有六〇〇名以上之兒童，浮浪街頭。但在「捕捉浮浪兒」時所得的統計約數，與浮浪兒調查時所得之數字，其間距離於差甚巨。僅此一點，亦可觀知浮浪兒性質的一般了。（原來他們是怎樣地安適於他們的浮浪生活）同時，根據警視廳去年六月的調查，則在過去一年以來，在其控制保護之下的私娼計有七、五四五名，其年齡構成在二〇歲以下者計為三、〇〇〇人（最低年齡十四歲），二

上野浮浪者之原籍與戰災關係

原籍別	計	戦災 者	遭難 者	歸 僑民	復 員 者	其 他
東京	504	350	16	82	56	
埼玉	70	48	2	10	10	
神奈川	72	56	2	6	8	
栃木	50	24	6	12	8	
千葉	48	28	4	6	10	
茨城	44	30	—	10	4	
以上計	788	536	30	126	96	
比率	100.0	68.9	3.8	16.0	12.2	

質言之，亦即殘廢者僅佔全體三・三%，而健康者則占六〇%，此一事實，蓋可說明在戰後之日本，實已到達「即令努力工作，亦已無法調回」之階段。然而身心健康而無適當職業之適合於生產年齡浮浪層，究係何種人物所構成？此點關係極為重要。因此之故，下表所示之深刻意義，實有加以特別注意的必要。在以前東京的調查紀錄中，其以上野地下鐵道為中心之上野地區調查，其所顯示之浮浪者原籍與戰災復員之關係，略如下表：

浮浪者健康狀況

年齢別	計	残廢	健康
1—18歳	502	6	356
19—40歳	1,447	46	830
41—60歳	877	25	159
61歳以上	58	1	19
計	2,884	78	1,358

一歲以上二五歲以下者計爲三、四四七人（四五·六%），二〇歲以上三〇歲以下者占五六·七%，但根據浮浪者調查所得的數字，則一九歲以上三〇歲以下之私娼，計爲五六二，（佔總數八九〇名由六三%）而六〇歲以上之老年僅佔二·六%，其身心殘廢者與健康者之年齡別的構成，則如下表：

四 浮浪者的經濟生活

年齢別	計	無家可歸	家庭不和	失業	無親屬	身心都市生活	其他
1—18歳	501	155	110	21	58	31	126
19—40歳	1,451	522	274	92	68	162	338
41—60歳	874	256	80	14	17	5	52
61歳以上	58	30	6	6	8	—	8
計	2,384	964	420	133	151	198	519
比率	100.0	40.4	17.6	5.6	6.3	8.3	21.8

實上，在戰前的日本，有稱浮浪者爲樂天派者，但事實上以破衣跣足，在嚴寒刺骨的地底道的水門汀與席地而臥的生活，決非常人所能堪。但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之樂於接受此種生活呢？根據調查，則

根據此項調查，使浮浪者所以到達浮浪者的原因為，主要的在於缺乏住宅，此項比率竟佔全部百分之四〇·四。其因家庭不和而出走者亦占百分之一七·六，此一現象亦值得我們的注意。原來戰後家庭不和的原因，主要的依然不外乎房荒以及糧荒等原因，在「滾出去！」以及「走就走」的紛爭之下，使得一般貧困的人們發生一種與其住在針盤那麼的家中受氣的話，還不如在上野地下道一帶的生活來得逍遙自在。在最近的日本，已屆成熟年齡的少女，普通無緣無故地在外面住宿二三個晚上，做父母的亦決不至於感覺到何種的不安。就是此種戰後逐漸變遷的生活環境，造成私娼的激增，浮浪兒童的泛濫，以後地下鐵道露宿者的擁擠。至於國外遣歸的僑民，為了沒有親屬可以依傍，而淪落為浮浪者的，為數僅佔百分之六·三，本來失業的，亦僅佔百分之五·六。倒是憧憬於都市的繁華的所謂「自暴自棄型」的女子，依然佔着百分之八·三的比例。此等女子一旦到了東京以後，發覺其過去所憧憬的都市決非爵士音樂的旋律那麼的甜蜜的時候，而帶來的一點美妙的旅費已經化盡，欲歸不得之餘，於是就以「闇之女」的身份，投身於浮浪的洪流。此種情形，在日本現階段中，為數依然甚多。

但這些人們非吃不可，同時，爲了吃，他們也就非工作不可。可是他們對於物質的生活手段，絲毫未曾具備。於是，在社會上就成立無數特殊的職業。根據上野地區浮浪者的調查，他們現有的職業約如下表。在這裏，可以充分看出這批以赤手空拳的最少的生活手段，而博取生活所資的人們生活的

根據上表，則知拾香煙頭者為數最多，佔二一·%，擦皮鞋者次之，佔一一·九%，租工九·五%，私娼八·四%，掮客四%，其中拾煙頭為業者，多以其所拾煙頭改製香煙，直接出賣，而擦皮鞋者則其所需器材，多由租賃而來。此等人物既無生產手段，亦無消費手段。甚至多數人物連一雙筷子都沒有。因之，其每日的消費金額為數相當可觀。次表即為上野地區浮浪者消費金額之一例：

年齡別	計	100日圓以上	120日圓以上	150日圓以上
1—18歲	296	74	18	112
19—40歲	840	168	66	398
41—60歲	156	12	8	46
61歲以上	34	10	2	6
計	1,326	382	94	562
比 率	100.0	28.8	7.1	11.3

根據上表，則知自一百日圓以上至一百二十日一百五十日圓以

現職別	實數	比率
拾香煙頭	278	21.0
租 工	126	9.5
私 娼	112	8.4
掮 客	54	4.0
擦 皮 鞋	158	11.9
總 計	1,326	100.0

上的則占二一·三%。從此推算，則其每月生活費，亦即其每月收入，至少在三千日圓以上至四千五百日圓之間，此種收入數字，如與每月一千八百日圓為標準的公務員收入作比較，則浮浪者的收入實較後者為優厚。然而浮浪者既無食物的團體，一切生活所需，均非賴現款臨時購買不可，所以在此種事實之下，浮浪者的生活程度實遠較一般固定薪給者的勞動市民為高，此種現象，祇是說明在上野地下道的浮浪階層的半數，尚且有每月三千日圓以上的實際生活費，而以一千八百日圓為基準的固定薪給的生活，在惡性通貨膨脹下，是顯得何等的悽慘！

同時，必須注意的是，他們以拾取煙頭、擦鞋的、賣報、代人排隊買票或買米，以及代人佔據火車的座位等資本最少，而且立刻可以着手的商業行為者，來混過其生活的每一日，浮浪者之所以成為浮浪者，這也未始不是一個原因。

浮浪者既為人生的遺落者，亦為大都市的渣滓。在目下日本表現得最尖銳化的，要算東京上野地下鐵道的浮浪者的集團生活情形。如果說浮浪者是人間的垃圾的話，則上野的地下道正是垃圾的積聚地。日本政府難為了「文化都市」的面子，時常設法加以清除，但使之發生此項塵埃的社會制度的根本底無從改革，所以即令時常清除，結果塵埃還是愈掃愈多。結果，除了定期加以清除之外，實無他法可想。根據統計，一九四七年二月到七月為止的浮浪者收容人數每月平均數為五四三名，但從強制收容所逃亡的比率竟佔三八·九%，每月計為二一一名。往往當被收容的浮浪者車輛開動之際，大多數的浮浪者會得從汽車上揮手向車外未被收容的同伴大聲招呼，說着「明天再來」的話。結果明天果有一大批的浮浪者從收容所逃出，再加上無數新的浮浪預備軍的加入，上野地下道浮浪羣的情形真是一天嚴重一天。普通已經當局控制的浮浪人數，計達七八百人，再加上尚未控制的「浮浪預備軍」，則總數當在二三千之數。（下略）

譯者註：本文譯自「改造」雜誌三月號，原作者宮出秀夫，係東京市政調查會研究員。

英日紡織的競爭

K. Stone著
毅之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日本的紡錠，僅佔全世界紡錠設備之二·%強，而它出產物的品質與數量尚

沒有推銷世界市場的資格，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以後的幾年，由於諸老紡織國家如法、德、英等在某種原因下生產之衰退與沒落，賜給牠一個良好的發展機會。在三十年代以內，日本的紡織業居然在世界各紡織國家中昇到了第三位。一九三五年日本有一千一百萬紡錠（佔世界總數七·%），紡織佔世界總數八·%，由於裝備加速地擴展，它生產了全世界一·三%的棉紗與棉布，日本不再是一個幼稚的紡織國家而是一個壯大的冒險的與老紡織國家對抗的競爭者，尤其是對英帝國。

在四十年代時當英帝國的棉織品被日本的棉織品逐出牠在國外和統治區內的市場時，牠曉得不幸的事件已經發生。日本需要的生棉進口大半由英屬印度輸入，而有五萬萬方碼的棉織品和七八百萬的棉紗再輸送出去。同時日本又尋求機會傾銷棉貨到實行英鎊的區域；首先到香港、馬尼刺，以後到非洲、埃及、澳洲和加拿大，向為紡織之母的英國，現在每年必須進口兩千萬磅的棉織品，實行英鎊的印度市場亦完全受制於日本了。

幾世紀來，世界最大棉產品出口的英國，在牠隸屬的印度市場上遭受這樣的損失，自然要設法制止由東方進口的增加。一九三四年，南美聯邦，錫蘭制日本貨進口數量的方案。然而該方案亦祇能限制

日本貨的內流，而不能有效地恢復英國出口的常態。

蘭開夏 (Lancaster's) 的攻勢

在日本投降的時候，一個英國的紡織業代表城市蘭開夏，希望恢復牠二十年代以前在紡織區域內的統制地位，但牠的夢想終於被事實粉碎了。日本的紡織業由於盟總的扶持，漸漸走向復原之路。日本紡織業的生產情形如以一九三〇—三四四年為基數一〇〇，一九四五年棉紗生產為五·一%；一九四六年為一一·二%；一九四七年為三三·二%；棉織品生產一九四五年為一·七%，一九四六年為七·五%，一九四七年為二〇·四%。由以上的事實可以告訴我們假使以這樣的生產速率繼續維持下去，日本很快地就恢復到戰前的地位。假使盟總遵守波茨坦會議的決議的話，英國對日本紡織生產遂有發言權，可是不幸，麥帥忘記了他是聯合國駐日的最高司令，竟把日本完全放在美國國務院及獨佔者的控制之下。盟總不過是個虛構而已。蘭開夏亦深切知道問題的解決不在東京的盟總，而應在其他方面想辦法。

自從日本實際受美國控制以後，與美國談判紡織問題是唯一解決的方法。所以英國花紗局 (British Cotton Board) 在曼徹斯特召開一個英美紡織專家聯席會議，在十二天的會議期內，得到一個限制日本紡錠為三·五〇〇·〇〇〇個的協定。英國代表說，如果日貨不致於使美金枯竭的話，他們同意他國的政府處理交易品或出售日貨到實施英磅

的區域，但換回的交易品，應完全消費在日本或美國。

蘭開夏反攻 日紡織業的成就，是得到一個較為輕鬆的協定：「日本紡錠應受限制……」「換回的貨物應消費在日本或美國……」其優點是割斷了美國對日本的需要，其弱點是「換回的貨物應當完全消費在日本或美國」，意思是說從交易中得來的貨物可拍賣在章則所規定美洲內的英國市場上。

無理的要求

在曼徹斯特會議一宣佈後，引起東京紡織界激烈的反對。日本貿易局的負責人對路透社表示：「日本歡迎上項建議，並答應出售棉貨到英鎊區域，但可懷疑的是假使牠的紡錠被限制到三·五〇〇·〇〇〇個，能不能以出口購回牠所必需的原料」。又說：「紡織能力的限制將驅使牠到一種更低的生活水準，因為牠必需把應該消費的東西，拿去作出口。日本需要八五〇萬紡錠才能維持牠在一九三七年出口的一半。一九四七年年底，差不多有二〇〇萬紡錠在生產，而出口值為一〇〇萬英鎊，牠本國的消費量每人不到一磅……依照最近的計劃，到一九四八年六月，牠希望有三〇〇萬紡錠生產。但這並不足可畏的，由於極端高的勞工成本，日本貨決不可流入世界各個市場」。這結論即是說，為要爭取世界市場，牠將出口優等品質的棉貨。

日本為什麼要以一九三七年作比較，其理由是

不難了解的，因一九三七年，日本的棉紗生產達到了最高峯，生棉的進口，達到八三四〇九六米突頓；棉紗的生產量為一五八百萬磅；合七一九四一〇米突頓，棉布生產為四八二六平方碼以上，合四七二六八米突頓；這種生產量都超出了「一九三〇—一三四年的平均數。一九三〇年的生產為三〇%；一九三四年生產為四九%，一九三七年的棉花生產高出一九三五的一七%，牠的出口佔世界總出口四一%。但是日本紡織業對一九三〇—一三四年的平均生產似乎還不滿意，竭力想達到一九三七年的水準，該水準使牠佔有全世界棉貨總出口量四〇%。

很顯然地，以一九三七年作為戰前日本消費比較標準是不十分合理的，因該年以後各年的出口比

例是比較高，而牠本國的消費量佔很小的一部份。茲以一九三六年為例，根據一般發表的數字估計，日本本國的消費量，每人平均為二二四、一八六磅。總生產三、四九五、九九六、〇〇〇方碼減去一、四二三、〇〇〇方碼等於本國消費量六二四、〇四三、〇〇〇方碼，以人口六九、五九〇、〇〇〇分，每人得八、九六七四二方碼，即等於二三四、一八六磅)。

日本增進出口的展望

維持日本棉貨出口最高的比例，為美國遠東外交政策的主要部門之一。麥帥不僅答應日本可設置四、〇〇〇、〇〇〇紡錠，而且還要扶持牠經營棉織業不為本國消費專為出口之用。Darpert 的美

協助，毋寧說是長期建設美國的遠東政策——美國資本，日本工廠，遠東市場，我們甯願美國幫助別國復興紡織業。實不願他扶助日本恢復紡織能力。(譯自密勒士評論一一〇卷二期)

美國對南韓政策的動向

World Report載
雨鶴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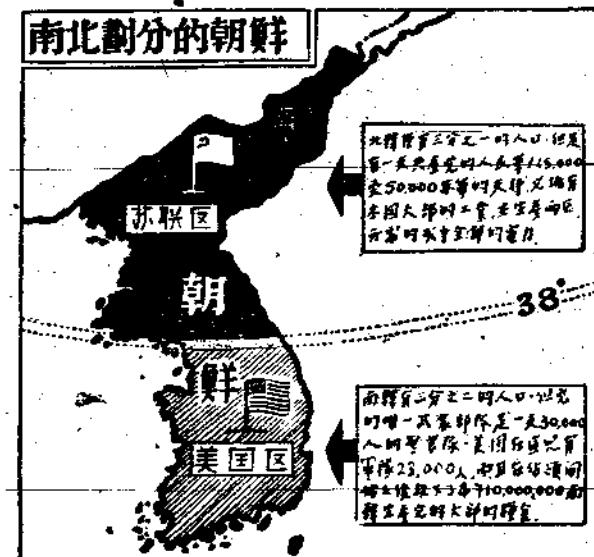
美國注銷朝鮮作為一個軍事的前哨。不管蘇聯如何，美國將在年內結束佔領。
這並不是朝鮮在美國的全盤戰略中沒有價值了，而是歐洲和其他各處更需要軍隊，也更需要美元！
它的計劃是要在行將舉行的選舉之後抽去軍隊，而將維持和平工作交給聯合國。

美國現正計劃在今年之內把它的軍隊撤出朝鮮，這終結美軍佔領的決定，是初次表示美國要在這一個世界多事的地點，迴避和蘇聯發生衝突。美國軍隊將逐漸撤退，這或許要到將近年底才能完畢。但是，美國並不完全放棄朝鮮，若干財政援助，仍將繼續。一支少數的美國警備軍將幫助訓練並配備朝鮮政府的「全國保安部隊」，這部隊在美軍撤退後守衛這個國家。

從朝鮮撤兵的決定，並沒有任何表示美國要削弱世界其他重要前哨的意思。在奧大利、德國、特里埃斯特、希臘和日本，美國的防線仍將保持，在朝鮮的後退，是美國決定要從缺少戰略價值的危險區域中脫退，而讓聯合國負起這個國家的獨立的責任。

南韓的佔領，每年消費美國將近二萬萬五千萬的美元，要真正安定這個國家，還需要更高的代價，而且所費將毫無止境。

聯合國大會命今於五月十日在朝鮮舉行，選擇



漫畫之頁



↑ 祀神的黨產共來馬
跡足的熊極北尋搜方地帶熱——



幕開將即運世

↓ !子生私是這→

↓ 體一位三此爲



作漢錦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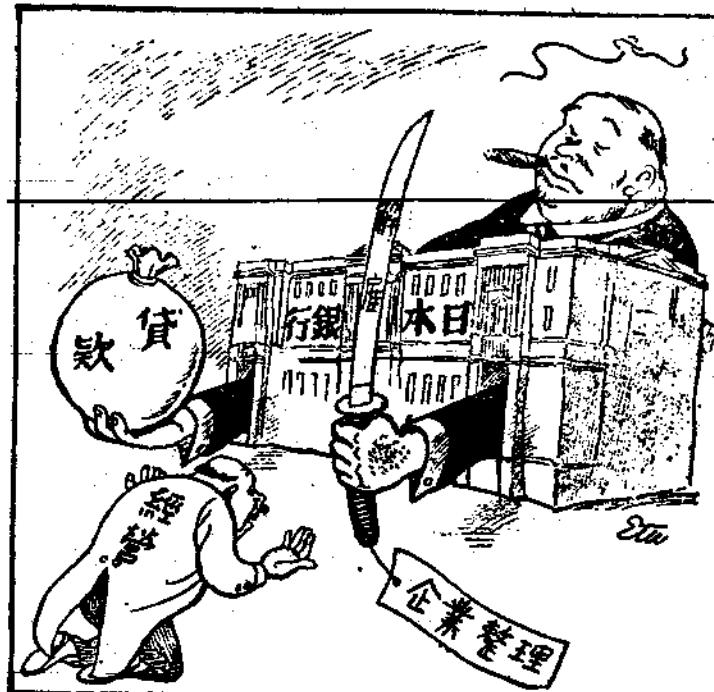


討厭的閻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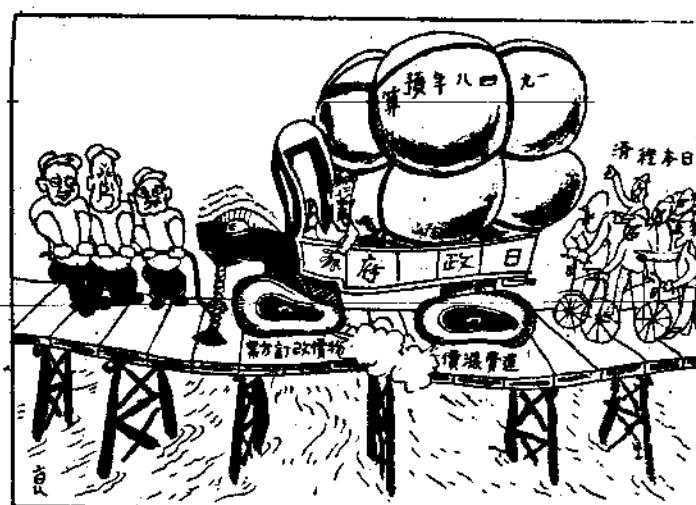




者索鋼走



「。件條有是可，借以可錢」會命的行銀本日



↑「！了住阻你被人的面後！走點快」



區錦漢作

←夢舊溫重

↓合回個一來再





復辟的安南王——保大

蔡金聲

由的新思想。他在名義上雖然做皇帝，實際上却一直在法國讀書，直到一九三二年才回到越南，第二年即立即宣佈革新政治。

在法國一手扶植下的保大「越南臨時中央政府」，已於六月五日正式成立，同時法越雙方在越南河隆灣的法艦杜魯恩號上簽訂「法越協定」，法國承認越南共和國獨立。越南宣佈她為法蘭西聯邦中的一邦。越南的獨立，除受韓屬法蘭西聯邦的限制外，並不受到其他限制。法國與越南今後將在經濟、軍事、文化與外交各方面結為協定。

現在，越南選王保大，終於實行復辟，做了法國卵翼下的傀儡了。

保大是越南阮氏王朝（一八〇二—

一九四五年）第十三代，也就是最末一代的皇帝。今年還祇是三十七歲。一九

二六年，他的父皇安定帝在流放中逝世，（肯定皇帝父子皆以抗戰而被流放）他遂以十五歲的少年，接位為越南皇帝。保大在幼年時就由一個法國教士帶到巴黎去，想把他培養成一個效忠於法國的殖民地傀儡。但是卻吸收了民主自

告退位」。「在我為王之日，我會嘗盡辛酸，現在我能作一個獨立國家的自由公民，非常感覺愉快。」最後他說：「我不許任何人利用我的名義或皇族的名義來取我的同慶。」

八月三十日下午，在亡國以來從未開啓過的順化皇宮「午前門」前，舉行退位典禮，保大以動人的聲調朗誦退位

詔書，然後把歷代相傳的國寶——皇帝的金印和一把鑲有五粒寶石的金劍親自呈獻給越盟臨時政府的代表陳輝謙。於是，廢帝黃色的蓋頭緩緩下降，中央五角黃金滿地紅的民主共和國旗緩緩上升。陳輝謙在保大的胸口，扣上一枚紅底黃皇的徽章，使他正式成為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新公民。保大也從此開始使用公民的名字——阮永瑞。

保大的退位，在政治上的實際影響雖然無足輕重，而對於越南人民革命的意義是極大的鼓舞。這一明智的舉動在歷史上是空前無比的，在法國人看來，他是出賣法國政府的好賊。因為保大在法國二十多年，接受法國教育和全部享受，所以，他的退位，對於法國的殖民政策是一個宣傳上的打擊。不過，保大在歷程上不無要求自由生活之意向，固然可以

取民主的要求達到高潮，客觀形勢迫使他不能不放棄帝位。

保大是一個年青、活潑、樂觀、好玩的人，他的身體不算高大，但很結實，很喜歡戎裝，常穿着一套制服，戴了空軍盔，遠看活像一位年青的空軍校官。他特別嗜好體育，是一個優良的網球能手。在越南順化皇宮內有一座整潔的網球場，是他和越南網球選手武越強練習網球的地方。

保大出身巴黎大學，與義高樂為後同學。在位時私生活以「隨便」出名，體力非常強大，是打獵專家，有一次獵象，三天內殺死十四頭，曾有一次獵象，三天內殺死十五頭，曾有一次獵象，三天內殺死十四頭，曾有一次獵象，三天內殺死十五頭。

當越盟政府分裂之後，保大也亡命香港，退出了政治漩渦。初時，他化名「陳東林」，住在銅鑼灣一家旅館中，狂嫖賭博，一窮千金，毫無吝色，居然與香港中華舞廳的一名紅舞女研識，過着淫無恥的生活。但時隔不久，他突然闖起失竊案來了，有許多國寶，說是被人偷掉，鬧得「滿城風雨」，警察們忙亂了一陣，但結果仍未破案。後來他的「南方皇后」雅號的皇后帶着他的五個孩子到了香港，這是越南政治風雲的信號，不久便有保大返國復辟的謠傳。事實上，這種企圖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保大的「復辟」，並不能解決越南問題，對於堅持獨立，堅持抗戰決定胡志明政府毫無影響。法國的陰謀一定要再次失敗的！

由來在這重訪問，這是在南京西藏問題，國內西藏問題的浪潮，掀起來了。這浪潮代表中國的西藏問題，現在已經不見了。這浪潮也跟着悄悄地平息了。這浪潮是因為西藏問題的解決，已經不復存在了。這浪潮是由於西藏問題的解決，已經不復存在了。

長了獨立野心，這實在是非常失策的事情。西藏會議在新德里開幕，西藏也派了一個代表團參加，並不表示一點莫衷一是的意見，這完全違背自然意願，既為我國政府當時莫衷一是的政策，並非立場，但一則去其禮部，一則去其高官，並未到藏法中明定賦予外文，即為我國憲法合法產生，可根據此代表團絕不合法，我國代表既默不置一詞，是於承認其在國際間活動為合法。這一次參加國際會議，當表第一是西藏以獨立法人身份，所以他們多為留英印學會的獨立黨員，所以在會議中曾發

樹立。企圖對外活動，爭取獨立地位，與中央政府對抗。由於其反對中央政府而掀起排漢運動，漢人也認為其影響昌都漢都督是謀叛逆，遂出商姪而逐之。漢情越下極奇，防守境內，駐軍難以應付。之擾擾過楊後，實等還正四，援藏三軍，打來對對策，逐日增強。

西藏野心家的離心運動

所謂商務代表團，前面說過西藏爲欲獨立，會力謀建立對外關係。在這方面來說，編印等國的立憲運動原爲西藏獨立運動幕後大下，又於此項大英國，了西藏，既無何力量，至於印度，對西藏更無力顯著。是界之邊的金元帝國，配合着美國，已施行到中南半島，既進行對尼泊爾、亞蘇國轉身到了西藏的上，或。

責四人，西藏商務代表團，現有西康富商，夏古巴，現
查票監督，理財務及俗官，是財局副局長，為導政打
係僧官，夏古巴，為四品親王，西康富商，漢邦達昌，頭
卓木，藏普，捐得官職名，經超，現任財務司印產，及外
務，握有鉅額資產，外藏東國長，為藏商，現任代
本翻譯，索康拉多，現任代大臣之一的，索康噶倫之弟，
政府四大臣之一的，索康噶倫之弟，曾在江孜英人主
持的軍官訓練團畢業。此外還有五六個隨從。一行
於去年十月下旬由拉薩啓程。在印，送經藏，各方活
動，到達南京。今年二月，許世英電促，方於

在民國以來的對藏交涉中，幾乎可算最成功的了，但究之實際，却是一種消極無力的敷衍而已，要等西藏打消其離心運動，還需要更有效的措施！

由西國政府這一矛盾措施，我們當可以完全說實其派這代表團促進對內地的貿易關係完全是鬼話，陰謀獲取英美議項倒也是千真萬確的事。至於其赴英美的藉口雖然是明箇考究圖，但我們知道西國的工商業都不發達，比被大宗的出口貨只有羊毛和犁牛尾，每年不超過二百萬纏比，同時其人民生

一 動盪的原因

在已三日，內閣是官府苦米只是時間問題。六月十二日又訪問大野伴彥，是自由黨時代的幹事會，是吉田的親信，苦米地訪問民自黨總裁吉田，其目的在於求民自黨，通過新預算案，預算案，是吉田的親信，苦米同的地志，當然是蘆田授意，通，在，已，是，內閣的瓦解，現，蘆田。

認的可，田是足明地派來，通過後將政權讓與民自前是尙對試以白的的聯立。由吉田出來，這是由其探使的目的的說立內閣，這是苦惱保守派的。事夜，未至提性吉田出來，但是，並沒有提出這是由決議的確商，證也，並沒有提出這是由內閣還是半信半疑，這是由日本自己至瓦慶半以，廢帝瓦慶半以，提出這是由公解。

動盪不安的日本政局

卷之三

資本攻擊的，其結果所表現出來的是左列各種現象。
(一) 保守派與社會黨組織獨立內閣的階段已經成為過去了，此種判斷促成了民主黨決心放棄民社聯立內閣的政策和組織中央黨的計劃，促進保守派謀立內閣和保守派統一戰線的運動。吉米太陽會系開始與保守派

對其陰謀加以干涉，於是
由四大噶倫之一兼任昌都
總督的拉魯色密達拔鳳天
佛督家，藉經商為掩護，天
長駐康定，探聽動靜，近
來又復增派數人，加強情報
工作。一面封鎖康青邊境，
各要隘渡口，對往藏商民
加以特別檢查，嚴防藏賊
消息外洩，於是若干赴藏
茶商均被困於拉薩。此次商務
代表即赴京，活動生出問題，不
遑遑然返藏後，西藏政
府不旋踵即宣佈從本年五
月份起，停發商民入境證
照，據稱其是由一方面因大
謀殺，一方面則因西藏位
於中蘇印之間，也即是東
西勢力的接觸處，恐捲入

活狀況也還停留在中古階段，根本談不到與高度工業化的英美作商業交往，所以別有目的——顯然是活動支持其獨立——是毫無疑問的了。

(二) 根據這種認識，派合併運動，反對民社合作的運動，其根本原因就在這裏。

(三) 對於預算問題，對於勞動攻勢的對策不外再主張聯合社會以應付工潮，而主張利用勞動法規來壓制工潮，進而獎勵資本家推進資本攻擊。

(四) 對於反蘇反共聯美政敵的建設即為達成反蘇反共聯美政敵的目標，將加以撫改後使其通過。一面接受盟國擴大蘇戰爭的要求，一面準備日本經濟的再建，一面準備軍事基地的復興日本的任務。

第二，社會黨內部左派對立尚未消除，左派藉此以打倒右派的瓦頭西尾，以求掌握社會黨的領導權。平野派藉此以報復平野被整肅的仇恨，由內部發生肅黨運動的原因就在這裏。

第三，西尾是民社合作的鋒帶，所謂鹿田西尾路線是保守派統一政黨運動的最大的阻力。保守派已認為與社會黨合作的階段已成過去，自然這種工具是不要了，不但失去了作用，反成為障礙，這是必斬西尾的理由。

第四，根據國會方面傳來未證實的消息，就是監聽當局對武藤委員長暗示該會所查問的問題，計有左列各案：

（一）兵器處理委員會案；

（二）辻嘉六政治獻金案；

（三）龜井軍服詐欺案；

（四）群馬縣卯井處理土木建築業者捐

西，規模最大的是兵器處理委員會案，據估計其處理物資值時價一千億日圓以上，關係者是保守派各政黨的巨頭和新興財團，其規模絕對不是三百五十萬的捐款案所能比美。復興金庫案四百餘億的貸款也是同樣的。辻嘉六案和龜井貢一郎的糊塗了結，已經是不可思議的，這兩互案現在只說在調查中，到甚麼時候纔能提出報告，誰也不能斷言。黑總採取甚麼步驟來說明這兩互案，尤其是對於兵器處理案怎樣處理，誰也不曉得。保守派想擴大西尾案來掩飾這些互案，來溫存軍閥政客的餘孽，那是一個極其嚴重的錯誤。盟總當然不能視若無睹，應該要查一個水落石出，纔能使盟友放心，世界各國也不致於爲西尾問題而忘掉了吞舟的大魚。

本質，保守派與進步派的見解各有不同，就是保守派內部，民主黨與民自黨的看法也有相當出入。先就保守陣營的看法做簡單的分析：在分析各黨的策略以前我們要先看一看下院現在各派的實力：六月一日實有人員四百十九人與黨有二百四十五人，計社會黨一百二十三人，民主黨九十二人，國民協同黨三十人、野黨二百零四人，即是；民自黨一百五十一人，社會革新派（平野派）廿二人，第一俱樂部十一人，農民黨七人，自由黨七人，共產黨四人，無黨派三人。這裏面自由黨七人可以說是反吉田的，所以，朝野勢力相差四十八人，其差額的過半數是二十五人，只要與黨方面有廿五人發生動搖，現內閣就要瓦解了。因此左派同樣對於現政局有其決定性的作用。就是內閣瓦解後票選繼任首相的時候，也有同樣的作用。民主黨太陽會反對與保守派聯合也很堅決的，當然民主黨組閣的可能性太小，同時社

由社民兩黨現狀而言，臺灣內閣瓦解後（在國會不被解散的前提下），吉田組閣的可能性最大。將來的吉田內閣是單獨內閣，或是保守派聯立內閣，問題就在這裏。現在社會黨右派還在計劃民社聯立內閣，甚至計劃片山第二次組閣，這種計劃儘管計劃實現的可能性很微。民主黨大勢已傾向與社會黨決裂，走上保守反動的路線，民主黨組閣的希望也沒有了，今日民主黨所希望的，只是不要被民自黨兼併下去。以平等的立場

日本民主黨往何處去？

特別是黨的部幹，無疑是加深了一重苦悶；事實上，太陽會所投的這一塊石子，也的確使民主黨內部瀰漫了動搖的空氣。

前幾時舉行的民主黨議員大會中，太陽會的米田、鈴木二人的提案已被通過，這決議是這樣的：今後黨的重要問題，以無記名投票來決定。這樣一來，屬於「保守合同意」的提唱，也能以無記名投票來決定了。而且據太陽會的人們自己說，如果以這個方式來決定時，一定有半數以上會贊成「保守合同意」的。不過因為要盡量多團結些人來參加這個運動，否則便會被民主自由黨取得領導權，所以避免現在馬上舉行投票，而在等待時機的成熟。關於預算案，太陽會是採取修正後使其通過的方針，而在檢討着，關於增加選舉、

營業稅、事業稅，也採取修正的態度；如果這種方針與態度被黨的幹部所拒絕時，則太陽會中一部份人甚至公然說要和民主自由黨結成共同戰線。再者，關於軍事公債利息停付一年，太陽會中一部份人因為這已是黨議所決定了的，所以預備在議會中表示贊成，可是也有一部份人預備反對到底的。所以在本屆議會中，要看民主自由黨的如何作法，說不定太陽會這支伏兵會在預算案審議的途中發生更大的動搖，而首外迅速地走向「保守合同」。

第二類黨，知會出現過強硬的態度，說決不聽從，因為沒有一定要辭職的理由；並且說，假定算案在議會中不能通過，便決定解散議會。不過，般對盧田的這個「強硬態度」的看法，認為目的在抑制野黨的攻擊，同時預備對黨內的「保守分子」論者威脅一下。

在民主黨內，關於散議會道事也有二種不同的看法，一部份人覺得如果解散議會，民主黨的員數會減少，黨的勢力越來越小，所以不大起；可是另一部份人，則爲即使減少幾個議席，而他們覺得黨的勢力變得小一點，那是沒有辦法的事，還是樣，反而可使黨的內部團結，對黨的前途有利。

新進會認爲在小澤六名（即小澤專七郎、木彌五郎、久保延夫、谷川後一、寺本齋、宇

會的行動的幕後，是有田、栗橋這二個關係在裏面的，所以抱着強烈的反感，但是他們認為如果這種反感表示在行動上，則會遭遇相當強力的打擊，所以暫時不則聲。

另外在民主黨內的一派，即「無名會」，這是去年第一次當選為議員的所謂「一年生議員」。他們的態度是，爲了防止黨的動搖，爲了突破議會這個難關，而預備起來所行動。這一派以西田、梅林、荒木、志賀、生住、長谷川、矢野等人爲中心，正在徵求黨內少壯派的同意，預備擴大勢力，而要成爲民主黨的中堅。不過無名會也是主張實行黨內人事的革新的。當時，木村幹事長也會把這點向蘆田總裁建議過。這樣，民主黨會實行黨內人事的更動也未可知。

民主黨也和社會黨情形相似，在黨內有很多分歧，除了上面說到的新進會、太陽會、無名會之外還有所謂「八日會」

像不是一個黨的總裁，而成了這許多派別的聯合會長似的，除非各派自動地意見一致，否則，要由總裁的壓力來產生全體一致的真正的所謂「黨議」，毋寧是不可能的事。各派的實際勢力固然不能夠明定的，站在太陽會以外各派的中心地位的人，都是主張使換算成立，突破議會這個關口的；而且他們好像也具有可以達到這種目的自信的。即使對於西尾問題的看法，他們也認爲在議會閉幕後，西尾縱令被起訴，這也與內閣並無直接關係，祇要補充一個附錄作爲西尾的後任者便完了。即使在這個期間，要以投票來決定「保守合同」問題，他們也認爲實際上表示贊成者不過二十名左右，并且認爲應該在議會中被提出，田內閣至少還有二個月以上的壽命。對西尾不信任案即使在議會中被提出，也盡量要想法子使牠不能通過。

，這問題不在民主黨內甚或在社會黨內，而在完全在社會黨的行動上。假定西尾被起訴而辭職，那時政局便不免要生變動，黨是不會這樣做的。不過，對以西尾問題為中心的社會黨的動向表示着極大的關心倒不是事實，假定左右二派因此而分裂，這時才是對於民主黨結成「中央政黨」的最好的機會，因為一方面有以西尾為中心的社會黨右派，一方面有民主自由黨內的「前進」份子，把這二個勢力一把握住，民主黨自己則居於領導的地位，以這樣成立的「中央政黨」來擔當政局，是再理想也沒有了——在打着這樣的算盤。

假定真的這樣，則與他們的觀測民主黨大概不得不走向「保守合同」的路子了。作這樣觀測民主黨者，認為到了那时，處理會已完畢，第三屆議會也就召開了，屆時應實行解散大選舉院，根據新議會的勢力，以謀政局安定。



日本「經濟復興五年計劃」草案

本刊資料室

日本政府於五月十七日發表經濟復興五年計劃草案，該草案係經濟安定本部所擬，已於發表之日提交經濟復興委員會審查，委員會預定於二三月內審查及修正畢事，成立正式方案。草案內容共分八節，即：經濟復興的目標，工礦業，食糧，貿易，交通，復興建設，雇用，國民所得。此係日本投降後第一次發表之綜合的經濟復興計劃，性質重要，特將其述譯於後，以供讀者參考。

%

根據這樣的人口，並且假定消費與投資的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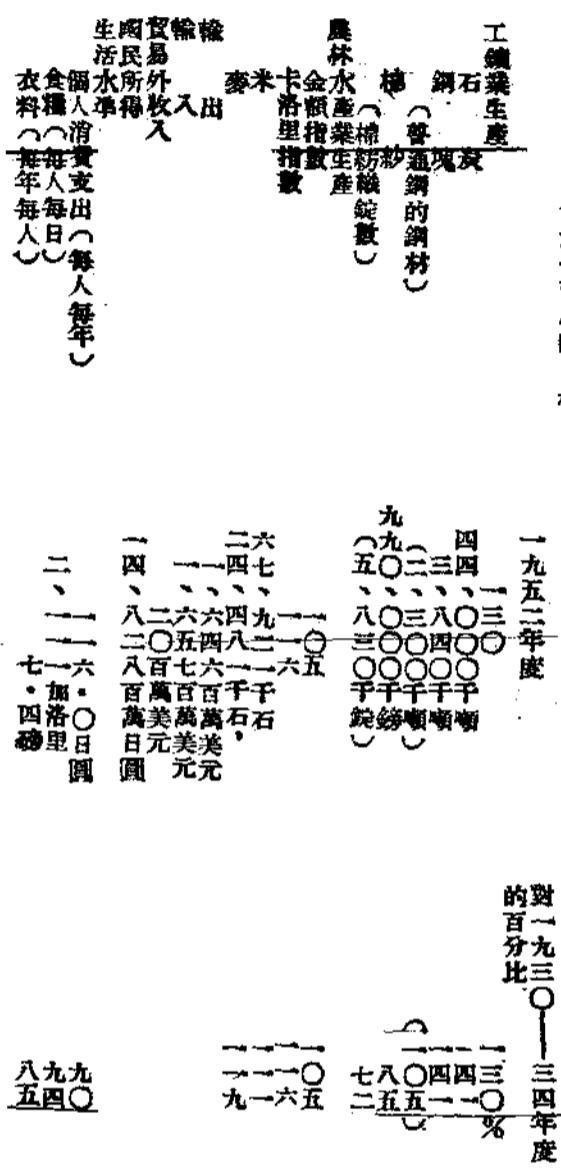
要達到日本經濟的安定，必須實現：（一）國民生活的安定；（二）國際收支的均衡；（三）生產動生產性的向上，及各產業間保持均衡的編制；（四）勞動生產性的向上，及全體就業的實現。在本案中成爲最主要目標的，是要實現：到了一九五三年度，日本人民能過一九三〇—三四年度的平均生活水準，及達到這水準所必需的生產水準與編制。本案所採取的對一九五二年日本人口的推算即八、二九三萬人，這個數字，是失之過低的估計，但對於基準年度（即一九三〇—三四年度的平均），也增加了二五

不變，而欲達到和一九三〇—三四年度同一水準的標準更應特別提高。再者，到了一九五二年，日本經濟不依賴外國的援助而能完全自立，則日本貿易必須達到輸入足以供給維持上項生產水準及生活水準的需要，輸出則必抵償輸入。不但如此，勞動生

產性也要恢復到基準年度的水準。本案預定要在一九五二年達到的主要目標的具體數字，如下表：

(註)一、國際收支的價格大體以一九四七年十月爲根據；二、貿易外收入，輸出依FOB，輸入依CIF計算；三、金額指數爲依基準年度的價格算出的農林水產業的生產額，卡洛里指數爲食糧生產的總卡洛里指數，其中生產額指數較卡洛里指數爲低，原因在高價的生絲及葛的生產不振，和在基準年度價格甚低的芋類的生產增多等；四、國民所得與個人消費支出的金額，依據一九三〇—三四年度的平均價格。

據上表，一九五二年的計劃目標，國際收支大體已達到均衡，但生活水準則不能實現一九三〇—三四年水準，生產水準也不能充分達到目標，這是由於下面的原因：



九七%。

3、其結果，對於勞動生產性，也必須考慮其現狀及生產設備的工作程度等，而定為九〇%（但單位時間的勞動生產性則為基準年度的一〇〇%）。

4、對於食糧、衣料等消費水準，則因考慮到生產水準，輸入的可能性，以及生活內容的合理化等，所以都減低了點。

如果本計劃能完全實現，則到了一九五三年度日本即完全實現安定的經濟，而達成經濟自立的目標。不過，這目標必須下面各項條件能達到，才能實現：

1、通貨膨脹必須在計劃年度的前期中差不多完全解決，不致因通貨膨脹的影響以及因實施經濟安定計劃而起恐慌，使本計劃的實現成為不可能。

2、遠東的政治及經濟上的不安定，必須在今後迅速改善，能和外國各種通貨行自由交換。

3、在復興過程中，除了能期待相當大量的外國援助外，還得期待民間信用，以促進輸出產業，重要產業的現代化。

4、動力及運輸部門的困難，必須在前期中被解決，使計劃不致因這方面的影響，而不能完成。這些前提條件的達到，大體是可以樂觀的，不過本計劃特別以下面三點作為實現這些前提條件的政策中心，即（一）對動力及運輸力等生產的基礎部門實行資金及資材的集中；（二）促進輸出產業的增產與現代化；（三）為壓制通過膨脹，盡量增加消費財的供給。

(二) 工 鑄 業

甲、工鑄業生產規定為基準年度的一三〇%。在工鑄業的內部編制所能看到的與基準年度顯著不同的，為織維工業部門的相對的減少，以及機械工

業、化學工業的發展。如果把部門分別與基準年度的生產量作比較，則本計劃的工鑄業的產業的編制的變化如下（%）：織維工業八四、棉紡織業八五

、生絲業三七、機械工業一〇二、化學工業二一五、鐵業一五三、礦業一二三、金屬工業一〇六、雜業一五四。

乙、在最初二年，以完備及強化動力，運輸等生產基礎部門為中心，在後半期，則發展一般工鑄業生產，因此，工鑄業生產的回復步調，各年度對基準年度的%如下：一九四七年度四三·二，一九四八年六二·八，一九四九年度七七·四，一九五〇年度九四·九，一九五一年度一二二·八，一九五二年度一二九·四。其中回復率最顯著的產業為化學工業（特別是人造絲、化學肥料），金屬工業（特別是鋼鐵）業等。

丙、各個主要部門的個別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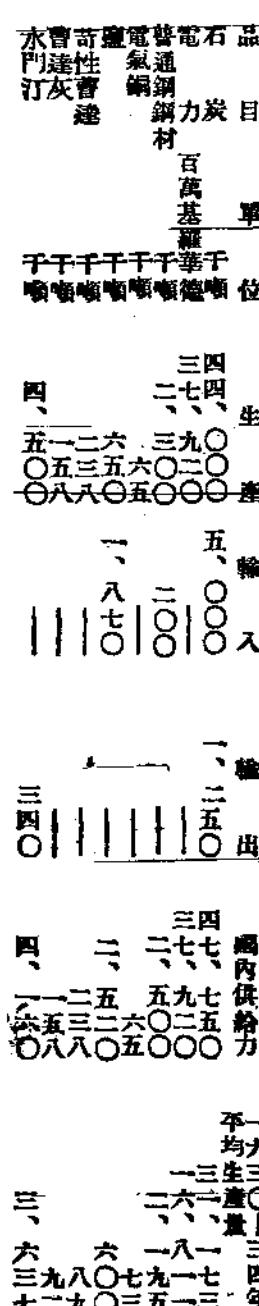
（一）動力 石炭生產目標四·四〇〇萬噸，比了一九四七年度的可能得到的實際成績，須有一四〇〇萬噸的增產，而其中一·二三〇萬噸是預定由新炭坑的開發所增產的。電力則至一九五二年底為止，須完成九三處的發電所，約增加九七萬瓩羅華德的電力。

（二）鋼鐵 一九五二年度的生產目標，預定為鋼塊三八四萬噸，普通鋼材二三〇萬噸，鍛鐵一

八〇萬噸；如果和一九四七年的實情相較，約近五倍的增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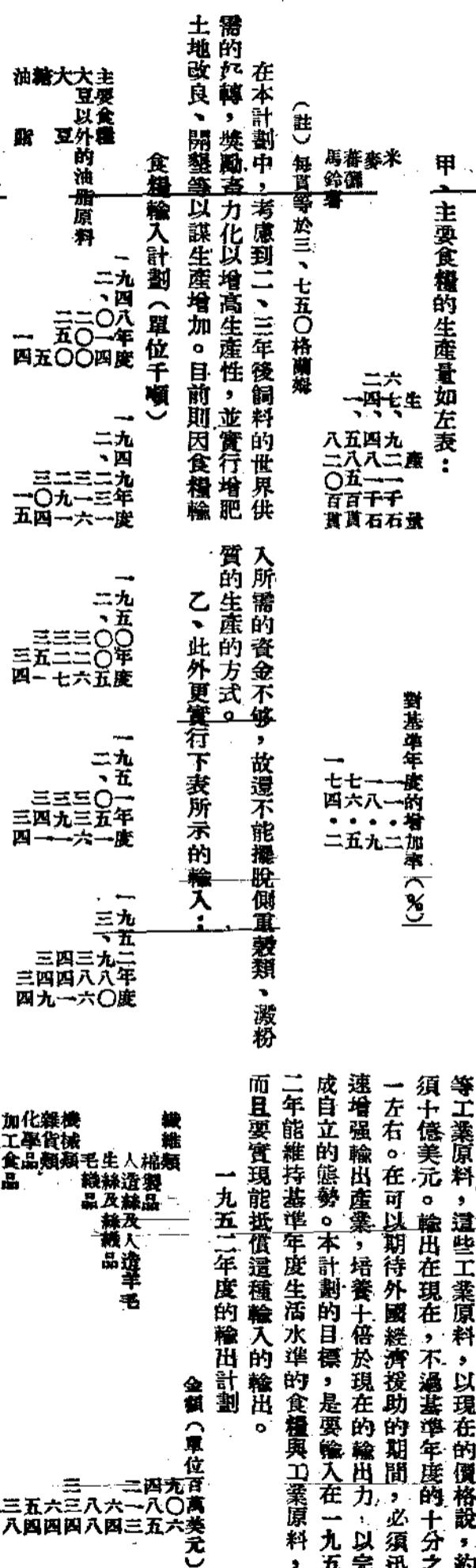
（三）化學肥料 一九五二年度的氮素肥料，換算成硫酸為二〇五萬噸，輸入硝酸九萬四千噸、輸出一二萬噸，供給力二〇二萬四千噸，其中硫酸一六〇萬噸、石灰鎂素四五萬噸。

（四）織維工業 因為這是輸出產業的大宗，所以相當被注重。棉紗，其一九五二年度的紡錘設備為五八三萬架，生產量為九億九千萬磅，消費棉花二五八萬包，輸出部分為六〇%，這數字雖還不到一九三〇—一九三四年水準，但仍等於目前設備的二倍。人造絲一九五二年度預定為二億一千萬磅，其中七〇%為輸出的，人造羊毛預定為一億六千萬磅，其中三四%為輸出的，粗紡毛線，預定為一億二千三百萬磅，接近過去最高生產量一億五千五百磅的數字。生絲的對美輸出，因為有尼龍的競爭，已不能期待回復至戰前的程度，所以在本計劃中只預定為基準年度的三七%，即生產二七萬包。這樣，國內每人平均所用衣料數量，一九四八年度為二·七磅，一九四九年度為三·八磅，一九五〇年度為五·三磅，一九五一年度為六·六磅，一九五二年度為七·四磅。各年度對基準年度的百分比，則依次為三一%，四四%，六一%，七六%，八五%。



(三)食糧

甲一主要食糧的生產量如左表：



在本計劃中，考慮到一、三年後飼料的世界供需的彌轉，獎勵畜力化以增高生產性，並實行增肥土地改良、開墾等以謀生產增加。目前則因食糧輸

入所需的資金不够，故還不能擺脫側重輕類、濶類質的生產的方式。

甲、爲了在一九五二年度能實行主食配給量三合，而必須有四〇〇萬噸的輸入外，更須輸入棉花二五八萬包，羊毛六五萬包、鐵鑄石二〇三萬噸、木材九〇〇萬石、石炭五〇〇萬噸、鹽二八七萬噸等工業原料，這些工業原料，以現在的價格說，約須十億美元。輸出在現在，不過基準年度的十分之一左右。在可以期待外國經濟援助的期間，必須迅速增強輸出產業，培養十倍於現在的輸出力，以完成自立的態勢。本計劃的目標，是要輸入在一九五二年能維持基準年度生活水準的食糧與工業原料，而且要實現能抵償這種輸入的輸出。

這樣，以全國人口平均，每人每日所攝取的食糧的卡洛里，一九三〇—一、三四年度爲二、二四二，一九四八年度爲一、七一九，一九四九年度爲一、八四八，一九五〇年度爲一、八九五，一九五一、九三四年度爲一、九三四，一九五二年度爲二、一一一。

如果以一九三〇—一九三四年度爲 $\text{---} \bigcirc \bigcirc \%$ ，則計數中的各年度爲七七%，八二%，八五%，八六%，九四%，已達到日本人的標準卡洛里攝取量。從都市生活者食糧配給量看，則有如下表所示，總配給量爲一、七四四卡洛里，預定米麥的配給量約爲三合。

主食配給量（每人頭）
三二二二二二二
•••••••
〇九八八五五五
總配給卡洛里
七六五三三三三一
四一五三四一
四一五二〇七里

生絲輸出的減少與機械類的代替物的位置。即使到一九五二年度，生絲與絲織品的輸出，也至多不過各佔十萬包而已。機械輸出，則與基準年度相較，約近十倍。這是因為機械類對於遼東地區的工業化可發生效果，同時，富於勞動人口的日

本的情形看來，是最適當的輸出產業。不過在目前，則仍將以纖維製品佔輸出總額的五〇—六〇%。在本計劃中，到了一九五二年度，纖維及機械這二項輸出，將佔輸出總額的七五%。在最終年度的十六億四千萬美元的輸出中，纖維類佔五五·〇%，機械類佔二〇·二%，雜貨類佔三·八%，罐頭食品及加工食品佔三·七%，陶磁及玻璃佔三·六%，化學以及醫藥佔三·五%，農林水產物（包括木材）佔三·四%，紙類佔二·七%，其他佔四·一%。

（五）交 通

記 洲 亞

甲、在這個計劃中，預備在計劃年度的前期竭力恢復運輸設施，使後期的生產增加不發生障礙。可是運輸，本計劃認為即使在五年以後也不能充分恢復的，所以就鐵道說，除了電化計劃以外，只致力於修補及復舊；就海運說，只計劃一〇〇萬噸的總數，至於要達到海運的「安定期」四一八萬噸的總數，則一九五一年以後還需要相當的年限。如果以一九五二年度為一〇〇%，以觀察日本國內運輸力的增加步調，則如左表：

一九四九年	一九五〇年	一九五一年	一九五二年
輪船 一一八	一一九	一六七	一八六
帆船 一一〇	一一四	一二三	一二四
鐵道 一一九	一二九	一三七	一三七

乙、鐵道運輸量，一九四八年為一億三千萬噸，一九四九年為一億四千三百萬噸，一九五〇年為一億五千四百萬噸，一九五一年為一億六千七百萬噸，一九五二年為一億七千七百萬噸。每噸的平均運輸公里，預備每年縮短二公里，到一九五二年度為一九七公里，但和基準年度的一七〇公里相較，則

的業種各
土木建築業
交通業
製造工業
農業
水產業
礦業

一九三〇—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五〇年	一九五二年
一一四	一一五	一九四八年	一九五〇年
一三六三五	一四二五六	二二二五	三五七八
一一四六	一一五七	三六六	三六八九九
一一六	一一七	一九五二年	一九五二年

還是相當長距離的運輸。一九五二年度所需的貨車數，也將為基準年度的一八〇%（二二一千輛）。丙、每月平均貨船保有量的總噸數，加入新造船在內，一九四八年度為一〇三六千噸，一九四九年度為一·二八〇千噸，一九五〇年度為一·四五五千噸，一九五一年度為一·五八一千噸，一九五二年度為一·七二〇千噸。

海上運輸量（單位百萬噸）

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九年	一九五〇年度	一九五一年度	一九五二年度
四一	四六	五六	六一	二八

在本計劃中，因為對長距離重要物資盡量採取海運的方針，所以在五年中，國內貨物船運輸量約增為二倍，機帆船增加三四%，但船隻還是不够，所以預定每年還要租用五十萬至二百萬噸數的外國船隻。

丁、通信方面：（一）郵政——預定在一九五二年度能接受普通郵件四八億封，小包五百萬個。（二）電氣通信——市內電話實行增設及恢復現在登記的九〇萬架，一九五二年度的登記總數將為一六九萬架。私設電話，要增設及恢復的預定為四三萬架，五年後的總數將為七六萬架。市外電話則恢復二〇〇萬戶。

丙、農林水產——開墾五六萬町步（每町步約等一六華畝），開拓二六千町步，土地改良二六九萬町步，造林一八四萬町步、漁港能力增強三〇%。

甲、電力——水力發電九三個地點及火力發電所三處的增強。

乙、農林水產——開墾五六萬町步（每町步約等一六華畝），開拓二六千町步，土地改良二六九萬町步，造林一八四萬町步、漁港能力增強三〇%。

（六）復舊建設

甲、電力——水力發電九三個地點及火力發電所三處的增強。

乙、農林水產——開墾五六萬町步（每町步約等一六華畝），開拓二六千町步，土地改良二六九萬町步，造林一八四萬町步、漁港能力增強三〇%。

丙、交通施設——鐵道施設的復舊整頓，幹線改良持維。

丁、治山治水——為除去耕地二二萬町步的危險，而實行河道改修及砂防工事。

戊、住宅——一九四七年度末推定的住宅不足戶數三七〇萬戶，預定以十五年恢復，在五年中建設二〇〇萬戶。

在本計劃年度實質國民所得既預定為基準年的一九五二年，勞動生產性即使提高至九〇%，失業者還會如下表所示將近二百萬人。以前面所述的產業規模及編制為前提，雇用計劃如次：

勞動生產性預備每年提高五——九%，失業問題則在一九五一年度約佔全國人口的二·四%，預備以政府的失業對策來吸收，並且大概可能的。

(八) 國民所得
總括以上各個計劃，而用實質國民所得來表現，則各年的經濟回復步調與編制，有如下表：

據上表，每年的經濟回復的步調為一〇%左右，每人的平均所得在一九五二年度回復到九七%，準此，一九五三年度即將達一〇〇%，但是，國民所得雖然這樣地回復，可是這事並不是就等於國民生活水準的向上。基於食糧和衣料的消費計劃的個人消費支出，當國民所得水準在一九五二年度回復至一二一%時，却只回復至一二二%，再者，每人平均國民所得回復至九七%時，每人平均消費支出只回復至九〇%。這是說本計劃，是預定要使消費回復得遲一點的。個人消費支出的變移情形如左（以一九三〇—三四年為一〇〇）：

	一九四八年	一九五〇年	一九五二年	一九五三年	一九五四年
個人消費支出	七九	九七	一一二	一二二	一三〇
同上的每人平均	六六	七九	九〇	九一	九二

上面所示的個人消費支出與前述的國民所得的差額，這事表示其具有投資產業及充入財政的餘力，而這餘力，因為個人消費並不比照着個人所得的增大而增加，所以預定其必須到了計劃年度的後期才會增加。換言之，這裏含有這樣的企畫：先充實投資，這事較個人消費的回復更重要。

遜羅排華的真相

本刊資料室

這經法西斯領袖麥特波，再度登台執政，曾於三月八日接見中國記者，表示不容遲疑，徒進行排華運動。事僅匝月，麥波內閣的教育部就頒布管理猶校新規則，三十幾所華僑學校被封閉，根據新規則，四百九十五所猶校應減至一百四十八所；因此而失業的中國教師三千，失學華僑子弟二十萬。這是麥波的法西斯政治小試排華之鋒。現在且將麥波排華的事實，敘述如次：

後來不特塗抹華商招牌，並且散發傳單，大宣傳排華主張。他們提出：（一）排斥中國人的「併吞」，開募捐的命令也來了，命令雪片飛，困難重重。恰

變披汶上台之後，排華勢力有形無形得到了最大的支持，華僑提心吊胆，以危懼之心接受着恐怖的日子之降臨。不久，果然出現了所謂「黑象黨」。最初，黑象黨於夜間出動街頭，塗抹華商招牌，

後來不特塗抹華商招牌，並且散發傳單，大宣傳排華主張。他們提出：（一）排斥中國人的「併吞」逼羅；（二）發動塗抹中文招牌運動；（三）請政府限制華僑入境；（四）請政府劃定特區，驅逐華僑集中居住。黑象黨的出現，三百萬華僑意味著八年前排華手段的行將再臨，正不知怎樣應付。封閉華校的暴風

讀如彼等不忠於暹羅、而一味袒護外界、則將一一用對付乃素里的事實對付他們，一時報館主筆以及中還商界聞人，莫不惴惴自危，人人不安。過兩天各報館又接獲「真黑象黨」的通告謂警告十二聞人的恐嚇信，乃「假黑象黨」所爲並申述「真黑象黨」只知對付華僑外人，絕不與本國人作對云。如此以來，黑象黨雖然真假難明，但以華僑爲對象的歹徒，却又增加了一批。關於此事，一般相信，與陸軍副司令變角中將極有關係，然而在曼谷，除了警察方面認爲不論真假黑象黨都在取締之列，而毫無具體表示之外，暹政府宣傳部反而輕輕的加以掩飾，認爲黑象黨之所爲，固無傷於暹國之利益，所以暹政府對於非法的「黑象」之排華行爲裝聾作啞，莫不在乎。恰如變披汶治下的極端唯國份子作爲，所以路透社也報導四暹人團體發動「地下」排華運動，以響應變披汶政府之排華政策，其所指四暹人團體爲黑暹人、黑象黨、黑牙象黨、和尚。總之，這種暗地軍事依靠的華僑，以其苦手成家的心性，感覺着只有恨和怕。

的排華份子之煽惑人心，是極富危險性的，無政治軍事依靠的華僑，以其苦手成家的心性，感覺着只有恨和怕。

政府查封僑校情形

華僑在暹設立學校以教育其子女，係依據「中華民國政府和暹羅政府」的《暹羅民校條例》。暹羅當初制定這份民校條例的動機，是要統制一般在暹境設立的民校，情形還好。對於華校的課程，除了每週有一二小時的暹文（包括暹公民暹史地）之外，其他科目，概不過問。關於師資方面，雖開始時就規定要懂得暹文，但只要初一至初二的程度，沒有像現在限制這樣嚴格，同時可以分期應考。在一年的期間來學習暹文，然後考取初一至初二的程度，普通的教員是

可以應付得來的。因此，華校雖在民校條例限制之下，仍得照常開辦，甚且逐漸發展，違法被封閉的，少有新聞。遲至且於佛曆二四七一年親蒞遜華僑公立培英、進德、明德（即今廣肇公學）、育民四校參觀，並勗勉華校除教訓其學生愛其母國外，同時兼愛邏邦。自從二四七五年遜國變政後，普及教育列為施政六大綱領之一，當局厲行強迫教育，曾一度不許華校收容強迫年齡學生，經過遜京各華校聯合各僑團向遜當局請願結果，華僑獲准依照「強教條例」開辦強迫班，收容強迫學齡僑童，但每週除授華文五時半外，其餘概授遜文。二四七九年，遜政府新頒民校條例，限制較前更為嚴厲，規定：「民校非強迫班，授課須遜語，但經部令指定准許應用他種言語教授之學科者例外」，到了二四八二年，逼政府厲行唯國主義政策，不許華校存在，於是：全退所有二百餘家華校，均以「違犯民校條例」的同一罪名，先後被遜當局全封閉了。

授遲文之中國教員，無須經過遲文考試，但彼等對於其所授之課程，則應具有合格之證書或學位，在有關法律未予修改以前，遲教育部對於此項條件之免除，依法有權辦理」。關於中學男女同校問題，遲政府的表示爲：「華僑中等學校擬採取男女同校制度，敝國政府對此並無異議」。

自從上述協議由中國大使館公佈以後，各學校便依照該協議規定辦法向遲部進行註冊手續，起初遲教育部未肯依循此項協議執行，仍要華校依照前訂辦法，關於教授華文時間，僅答應爲每週五小時半至七小時半（包括中國史地）。關於教授華文教員的遲文考試，僅許通融在一年內應試，並未遵照協議豁免，因此，使華校的註冊手續，遲遲未獲順利進行，直至去年年底，遲教育部才答應依照遲外部與中國大使館商定協議辦法註冊，各華校便於本年一月十五日以前，先後向教部進行辦理註冊手續。

不料經過了三四個月之後，這教部突宣佈嚴厲執行民校條例，據教育部表示：京奉方面便有卅多家華校尚未獲批准註冊，這些未獲批准之華校，即日不准上課，違者予以封閉，同時對於華校師資，宣佈嚴格限制。除了領有中國立案初中畢業證書，經審查及格，其餘都要由選教部加以考試，考試的科目包括中文史地公民算術自然等，同時還要考試選文。凡以前領有邊境初中畢業或高中畢業的證書，則勒令改制並實行男女分校，才可獲批准。

「依據佛曆二四七九年民校條例第七條附項，
華校數量，該佈告業已刊載於五月十二日出版之第
六十五卷第廿七期政治公報內，爰特將其全文譯註
如下：

而經佛曆二四八二年第二份民校條例所修改之權力，茲特規定各府所有教授華文之民校數量如下：

京畿府志

裕武里府、清遠府、柯叻府、烏汶府，每府三

余以上奇屬外，其他各府、每府二家。

(三) 凡各府有教華文之民校，於本佈告前經獲准設立，其數量超過以上第一條規定者，得通融繼續存在，以迄其停閉為止，然後始行保持上列限制之數量。佛曆二四九一年五月十一日，教育部長鑒逐裕提佈」。

此佈告一經刊出，逼政府即連日派員出發觀察，對於不遵命辦理之日夜校，或立予封閉，成飭令停課。風聲所播，各華校當局莫不震動，其未領到開辦學校准許證，或雖領到開辦學校准許證，而教員執教證書尚未領到者，均一律暫行停課。因此，日來遷京所有華校，幾乎全部停課，情形之嚴重，確為前所未有的。茲據逼教部職員表示，教部今後將遵照部長命令，依法嚴厲取緝華校：（今後華校學

(上接第二九頁) 千人，一旦嚴重事故發生，不足以保持其防區。可是，如果這些軍隊遭受威脅，美國不得不派更多的軍隊，因而，將減弱美國在別處的地位。

朝鮮的戰略價值，被認為不值得冒這個險，如圖所示，這個國家在中部被劃分了：美國佔領農業的南部、蘇佔領工業的北部。美軍佔領區難於自給而且不易防禦，朝鮮離美國五千英里，從陸路到蘇聯領土則數英里而已。

十萬人，教員達三千人。

據遲教部負責人宣佈，目前遲教部批准註冊之
文一類為羅伯特（即初級小學）而已。至於中學

華校，但自從北洋政府（段祺瑞執政）三一九年，教育總長方面，因華校學制與選國學制不同，教育部方面尚未有

以審查批准，依法不能繼續上課，華校如要獲得迅

中國大使館之協議，凡由中國國立或立案之初中暑
速批准註冊，應行修改學制。同時依照過外交部與

業，領有正式畢業證書，經選教部審查合格者，准

予正式擔任華校華文教員，不必考試選文，其未領

有上述兩者，除應由選舉部才讀者外，須之時並須考試選文初四程度及格，方准正式執教。

不能有所通融。

上述辦法如嚴厲執行，則曼谷及內埠三百餘處
空交一時多數變白骨場，或難設局文而不能兼設華

華校，將參照被准許之各校，擬定規則，以資取法。

式畢業證書，或則證書遺失，一時尚未補到。遇數

制華校做發華文，不滿與中選友好簽約的精神相違，

，且有損中過兩國的傳統友誼。

卷之三

某種特殊的軍隊的地位，一定極為脆弱。在南韓，二三

三千的美軍，有三萬名朝鮮警察的支隊；在慈慰

國，蘇聯有五萬人，加上蘇聯控制的十二萬五千的華人。人民軍。而用共產黨控制著大部的工業和電力。

美國在這一內戰——如果發生了——中的政策

，將避免直接捲入漩渦。現在的計劃是在聯大支持下，由聯合國委員會全部內閣會議

的政府接替朝鮮之後的數月中，指揮手全賴的美軍，實行撤退。防衛朝鮮獨立的任務，於是轉落在聯合國軍的肩上，以代替美國的軍政府。